

市

林

三

鳥

白羽著



2

白羽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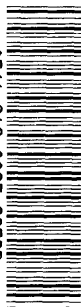
獅
林
三
鳥

續集

廣藝書局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9541 212 0035 38568



錢鏤部四稿部二作

獅 林 三 鳥

卷二目錄

第一章 擲沙女俠怒鬥師兄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恪鐵療毒……………二五

第三章 彈指翁尋賊贈藥……………五三

第四章 恩怨分明……………七七

獅林三鳥 (二)

白羽作

第一章 搏沙女俠怒鬥師兄

年青人沒有不臉熱好勝的。搏沙女俠華吟虹被陳元照運卍字奪，把劍打落，本已懷噴。石振英跑過來，陪笑送劍，女俠越怒，微黑的一張俏臉羞得通紅。把劍接來，噹的一聲，擗在地上；像爆豆似的說了一些氣惱話。立刻雙手插腰，圓睜秀目，力逼石振英作證，她仍要跟陳元照打打。

石振英一聽愕然，忙陪笑道：「師妹，可不要誤會。剛才我爺兩個只看見江邊有人打架，元照這孩子跑過來，要看熱鬧；我剛剛跟上來一看，師妹你就跟你師兄動起手來了。我實在做夢也沒想到是師妹你……」搏沙女俠道：「唔，你沒有看出我來？」石振英忙道：「那當然了。師妹想情，當初我在山陽和師妹見面時，你不過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，還梳着抓髻呢。現在一幌十來年，我那裏想得到師妹竟練會這麼一身好本領；更想不到師妹會隻身一人，出現在千里以外。這可真是一場誤會；得了，孩子得罪了師

妹，愚兄這裏陪禮吧。」說着連連作揖，故意詫異道：「師妹，你剛才跟那些人打得真好；難爲那些男子漢，竟全教你打跑了，估摹你還傷了他們好幾個人。可是的，師妹年青青一個姑娘，怎的一個人出這麼遠門，華師叔也放心麼？同着家裏人沒有？怎麼會讓師妹獨自一個，跟那些東西打起來？那些東西大概是歹人吧？愚兄雖然無能，師妹儘管告訴我，我還可以拔刀相助一戰，把他們那些東西都料理了，投在江裏就完了。」極力陪笑打岔，想把這場誤會開解過去。

搗沙女俠乍聽不答，眼珠一轉，忽又激怒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原來師兄早到了，我的事你就無須問了。小妹還是要請教請教您；您既然不認得我，怎麼又會認出我是華家的人來呢？想必是師兄看見我發五毒砂了。我失了劍，您不出頭；我要揚砂，您就跳出來，報字號，認同門。你還是怕我傷了你的令郎。那時我要教你的令郎斫斷了胳膊，你也就藏在房上，至死也不管了！」

多臂石振英驀的臉一紅，自知多言失詞，露出破綻來了。只得連連認罪道：「師妹，這是愚兄該打！愚兄實在年老眼花，一楞怔的工夫，沒有早出頭，教師妹多疑了。師妹你只管睡我，打我，誰教我天黑眼花呢。……」嘻嘻的陪笑湊了過來，又催陳元照磕頭陪罪。女俠退後一步道：「唉，石師哥，你少來這個！你說眼不好，誰不曉得你外號

叫多臂英雄，能夠黑夜打鏢！反正只許你的義子拿卍字奪扎我，我天胆他不敢打你，唾你。不過還是那話，你的義子承你多年教導，功夫太好了；我無論如何，也得請教請教他。小妹就是這麼不知進退，別看劍法太壞，我若不挨你義子的一頓拳頭，我還是不肯死心塌地認輸。……來吧，陳壯士，請你上招！」既已投劍在地，便捻雙拳，側身上步，向陳元照走來。

第

擲沙女俠不依不饒，咄咄逼人；陳元照也是年青臉熱，便按納不住。偷眼打量女俠，也把卍字奪往地上一投，厲聲叫道：「我無心中冒犯了師姑，我該死，我給師姑磕頭陪罪。師姑就是宰了我，也是應該的，却不是我石伯父的錯。師姑一定要拿拳學教訓我，這是我的造化。好極了，我就陪師姑走幾招。」聲調冷峭，一百二十個不服氣。

集

女俠越發震怒，銳聲的叫道：「好麼，陳壯士足見你是多臂英雄的義子！閒話少說，請你接招！」兩人面紅耳赤，眼看要打起來。陳元照是師侄，論年紀倒比女俠大一歲。年青人一樣都是倔強好勝，女俠既以失劍爲恥，陳元照也以磕頭爲辱，兩個人真個的僵起火來了。女俠便伏身上來進拳，陳元照便側身準備接招。多臂石振英大驚，斷喝一聲道：「蠢子，還不給我跪下，你好大的狗胆！」把陳元照一把拖過來，跟跟跄跄，直推到背後。這個老頭子素來很有攔脾氣的，只是涉世既深，鋒芒漸斂，當下也被華吟虹

空手抱拳道：「師妹，你狠狠打我幾拳，消消氣吧。」

女俠越氣得面目更色道：「甚麼，師兄您要陪我過招？這可是小妹的大幸。但是，剛才令郎曾用兵刃指教過我，所以我才向他領教拳招。既然您要替您兒子來指教我，那就不必打空拳了。」搶行一步，俯腰拾起投地的五鳳劍，道：「我是劍上輸的，我要劍上找；栽在您兒子手裏，還得再栽在您手裏。您的刀法很有名，您的暗器更高，誰不知您叫多臂英雄？您就亮兵刃，走暗青子吧。」

石振英愕然，本想佯敗詐輸，教這個小師妹打自己幾拳，轉轉面子；不想她又變了主意，非要動刀不可。不用說，她又想露她那手五毒神砂了。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師妹，不怨你惱我，我實在惹得你生氣，師妹只管罰我。但是愚兄這大年紀了，你只罰別打吧。」擲沙女俠冷笑道：「您不用說了，是小妹不知進退，一定要在師哥面前撒個嬌。您可預備了，我這就發招，您總得指教我！」登時立好了架子，右手把劍握得緊緊的；左手早將劍訣一領，滿面怒容，躍躍欲試。

石振英無可奈何，又咳了一聲，不禁伸手搔著頭皮。那背後的陳元照，從後暗扯了一把，低叫道：「伯父，給您的刀。」將刀柄塞在石振英手內；石振英回頭怒斥道：「都是你這孩子，還不給我滾開這裏！那邊站，給我離開遠遠的！」陳元照怒眼圓睜，不

肯後退，也厲聲對石振英叫道：「你老人家閃開！是我陳元照得罪了師姑，該死該活，我來領罪。您的這些暗青子，我不能帶著，您自己帶好了吧。有事弟子服其勞，我惹的禍，我來受！」連匣弩，鏢囊，箭筒等物，一齊往石振英身上硬掛。石振英橫身阻攔，雙掌叩肩，將陳元照使力一推，方要再加喝斥；那邊女俠忍耐不得，從鼻孔中嘻嘻的笑出兩聲道：「上陣還是父子兵！你們爺倆個不用你謙我讓了，你們就一塊上好了。我華吟虹今天不識起落，倒要會會你們老一輩，少一輩的英雄。來吧，陳壯士，你在這邊；石師兄，你在這邊；把你那些暗青子趁早都帶好了。我華吟虹就憑這一口五鳳劍，半袋五毒砂，要在你父子跟前，大大的再討一回沒臉！」

多臂石振英心知這搏沙女俠，乃是他師叔彈指翁華雨蒼膝前的唯一掌珠。師叔生有二子一女，只這個最幼小的小丫頭，最得父母的寵愛。這次被擠，必須過招；輸給她，她定要下毒手；贏了她，那更了不得。況且女俠斷不會隻身獨行，來到此處；猜想彈指翁也必來了，只不知現在藏身何處。石振英這時窘得束手無計；又想動起手來，自己還可以有發有收。陳元照這小子年輕手楞，有他在旁，還怕他冷不防暗助自己；萬一傷了搏沙女俠，更不堪設想。石振英打好主意，把陳元照推到一邊，竊囑數語，立命他到江邊巡風。然後自己將刀插在地上，把幾件暗器重新帶好；一面收拾，一面說道：「師妹

不要怪罪，愚兄天胆也不能在師妹面前動暗青子。師妹只顧跟我生氣了，我恐怕剛才那夥子歹人再來搗亂。師妹既然這麼說，愚兄我只好陪你走一趟刀。不過咱們都得把招子放亮些，留神別教外人揀了漏去。」說着，左手倒提着折鐵刀，十分躊躇，往前蹭了一兩步。

第 擲沙女俠華吟虹越發不耐煩，說道：「師哥，你不用操心了！你父子是一齊上，還是你先上！」石振英又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師妹，我把小孩子打發得遠遠的，教他給咱們巡風，自然是愚兄奉陪師妹了。」

二 女俠道：「好！師兄，看劍！」嗖的一伏身，利劍疾如電閃，對準咽喉，直刺過來。石振英退了一步，用刀一封。女俠霍地收招，眼光往外一瞥，將劍訣一領，刷地又一劍；探身直取，劍扎胸膛。石振英往後又退了一步，用刀一架。女俠這一回却不收招，劍尖一沉，跟手一變招，旋身刺扎；借這甩臂回身之力，第三劍斜肩帶臂，狠狠的掃來。石振英這一回却不敢硬架，也急急一伏身，又一旋轉，斜竄出五步以外。剛剛的凝身回步，女俠早一陣旋風似的跟蹤撲到；劍尖閃閃，看看點到石振英的後心。石振英驀地一躍，騰身猛往旁竄；脚才着地，輕輕一點，刷刷刷，『蜻蜓點水』，飛竄出數丈。這才旋身一轉，封招回顧；果然擲沙女俠又如飛的追到。

女俠心中暗嘆道：「知道你是多臂英雄！你不用躲，你妄想用暗器贏我，哼！我教你離不開身，騰不出手來。」縱步追到，劍訣一領，劍尖外吐，一個『盤肘刺扎』，照石振英手腕剪來。嬌叱道：「師哥看招！」石振英這時何嘗想用暗器，也不敢稍存試招之心；只好好的招架着，躲閃着，一味盤算給師妹「閃面子」的辦法。一見五鳳劍砍到，把刀鋒一扁，貼劍刃進招，輕輕一顫。女俠再不肯吃這硬虧了，刷的將劍收回；劍花一轉，又改取中盤。施展開八卦連環劍的絕技，點，崩，截，挑，刺，扎，突擊猛斫，竄前竄後，忽進忽退，如生龍活虎，圍着石振英亂竄；一片劍花，把石振英裹在當中。石振英一口金背折鐵刀，只顧招架抵擋，嚴封門戶。眨眼間，走了二十幾招；石振英連連遇上四次險招，不住口的直叫：「師妹手下留情，愚兄眼花手慢，實在搪不住！」

這一叫，搏沙女俠一片芳心越發熾起盛怒。刷的往外一竄，劍交左手，戟指痛斥道：「石師兄，你瞧不起我，就是瞧不起我父親！你拿我當小孩子耍！」石振英也往外一竄，喘吁吁連忙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，師妹這麼好的工夫，我佩服還佩服不過來呢。我怎敢拿師妹當小孩呀？」女俠「噹啷」一聲，又把五鳳劍投在地上，雙手插腰道：「石師哥，你不要自作聰明！過了二十幾招，你一點真格的也沒有使出來。你要想哄騙我，叫我一個人跳來跳去，把我溜乏了，是不是？再不然，你就佯輸詐敗，把我愚弄一下

！嘻嘻，想必是我長門華家的八卦連環劍一文不值，不配跟你石老英雄對招，我華家的丫頭實在太不自量！」石振英慌忙道：「這這這那裏能夠！」華吟虹不管不顧，仍然怒叱道：「石師兄，你不用使巧弄乖，我的劍法本來不值跟你比！那也好，咱們就比劃暗器。來吧，多臂英雄，你亮你那五樣暗青子，我灑我這半袋子鐵砂。你打着我，我死而無怨；我不能受人嘻嘻笑臉的戲耍！」

第 二 集

石振英一疊聲叫道：「師妹，師妹，那可使得不得！我斷不敢戲耍師妹，我不過是手脚遲慢。你叫我快，我那能快得起來？我的暗青子早已多年沒練，怎能向師妹面前獻拙呢？師妹一定要使五毒砂……」說着把頭一抱，笑道：「我更招架不住；那沒別的，我爺們只好溜之大吉了！」

石振英不曉得擲沙女俠乃是一種性格狷潔，言行整肅的人，最不喜人家對她說笑話，尤恨人倚老賣老，拿她當小孩子待。石振英雖然老於世故，這一回可糟了。女俠厲呵道：「石師哥！我拿你當老前輩看待，你還是倚老賣老戲弄我，我可對不起你了！」俯腰拾劍，一推砂囊，嗖的往前一縱身，道：「我看你往那裏溜！」但是多臂石振英也有點吃不住勁，又當着自己的義子，臉上越掛不住。心想：「我難道真怕你不成？不過我怕對不住你爹爹罷了。看這樣子，不把你打敗，我今天就不得下台。……好好好，我就

給她一下，也教她知難而退。：別人怕你的毒砂，我是本門中人，有得是解藥，我還能怕你的毒砂不成？：也省得讓我這傻孩子暗笑我胆小怕事，教一個小丫頭擠兌得走投無路。」想罷，也提高嗓音道：「好好好，師妹，你一定教我來真格的，我本來沒有真格的。師妹，我要一套五虎斷門刀給你看看，好不好，您多包涵。」他還是嬉皮笑臉。

搏沙女俠道：「好極了！」只叫得一聲，兩個人往垓心一湊，一刀一劍登時交鬥起來。這一回不比剛才，多臂石振英展開了進手的招術；但見得人影亂竄，不聞一些刀兵磕碰的聲音。搏沙女俠華吟虹不由暗吸了一口涼氣，才覺得自己久戰力疲了；這個巨顛矮身的侏儒，活像肥豚似的石師哥，想不到他還有這麼兩下子。女俠把牙一咬，喝道：「好刀法！」立刻展開身法，一口五鳳劍條上條下，劍法撩亂，刺扎划挑，不住手的攻擊上來；却比剛才多加了十二分的戒心。她現在的招術既巧滑，又矜慎；既精細，又大膽；忽攻忽守，倏進倏退，決不堅持一種門法。

多臂石振英也不由心中佩服，滿意殺她一個下馬威，教她知難而退；那知自己連劈三刀，都被女俠很輕巧的招架開。女俠剛才教雙奪尅制住自己的兵力；現在單劍對單刀，兵器上先不吃虧。於是她一翻身，重展開八卦連環劍；登時在月影下泛起一團白光。那一邊，江邊把風的陳元照看了個心急目眩，恨不得自己再加入一戰；不知不覺離開江

邊，往這邊湊來。把個石振英幾乎氣腫肚皮；本已竊囑他觀戰到了時候，教他急喊一聲賊人又到，好借此下台。那知這小子竟看楞了，一聲也不喊，反倒湊過來，一任自己打起沒完！

展轉又鬥了三十餘回合，女俠氣力上依然支持得住，石振英心上十分焦急。猛然間，陳元照振臂大喊道：「伯伯留神，賊人真來了！」石振英應聲慌忙往外一竄，道：「師妹住手。：喂，賊人在那裏了？」一回頭之間，不防女俠颯的一竄，又撲過來，刷地一劍刺來道：「師哥，接招！沒有的事，那有賊來？」這一劍險極了，石振英忙一閃身，雙足直躍出兩三丈外，女俠立刻又一竄追過來。石振英且躲且叫，道：「師妹別動手，你回頭看看還不成？喂，那邊來了幾個？」陳元照沒等重問，已如飛撲奔過來，大叫道：「伯伯，小巷裏頭有一個人出來了。」

聲喊中，女俠華吟虹照着石振英，連砍了數劍。氣得石振英且躲且喊，發狠大嚷道：「師妹，你可倒回身瞧瞧啊！元照，先截住了！」百忙中，石振英側閃出數步，急往四面一瞥。果見一條人影從錯落的小巷房頂上，如野鶴盤空，飛掠下來；落地無聲，身法輕靈。驀地一伏身，竟比箭還快，直奔空堤這邊撲來。陳元照急將卍字雙奪一錯，奮身橫截過去，厲聲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

搏沙女俠到此方才回頭一瞥，背後真是來了人；不由按劍一楞，急凝眸遙望。那條人影抗聲呼道：「那裏來的大胆賊子，可知道彈指神通的厲害？那邊可是紅兒麼？」

多臂石振英吃了一驚，急叫道：「元照，快站住，不要動手！……師叔，師叔！」同時聽見搏沙女俠繳應了一聲，道：「爹爹，我在這裏呢。」忙迎了上去。

陳元照連卍字銀花雙奪，眼看撲到來人的面前；却聞呼一楞，雙奪一垂，立刻止步回頭。多臂石振英已然收刀，如飛的奔迎上來；叫道：「來的可是彈指翁華師叔麼？小侄是青陽縣的多臂石振英。」

來的這個人，果然不是別人，正是山陽醫隱彈指神通風樓主人華雨蒼，是搏沙女俠的父親，石振英的長門師叔。這老人躬任留守，藏在福元巷談宅；以一口劍，護住談宅大小二十多口。命愛徒段鵬年，愛女華吟虹，幫着談大娘倪鳳姑，應付仇人。要將仇人誘到江邊，或殺或逐，給他一個厲害。不料峨眉羣雄也不好對付，雖然傷敗逃走，倒把談大娘子也給打傷了。段鵬年催女俠把談大娘救回去，那知女俠學技多年，初試身手，竟拋下倪鳳姑，獨自窮追下去。

段鵬年當下大窘，談大娘乃是孀婦，自己一個男子，不好過來攙架她；而華吟虹又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，自己也不好強拖她回來。眼看着華吟虹雀躍着追趕下去，倪鳳姑

一步一掙的往回走，段鵬年竟束手無計可施。深恐賊人乘危來擾，只得提劍在旁隨行，把倪鳳姑伴送回家。進入談宅祕室，急急向老師彈指翁華雨蒼一說，這老人登時大怒。自己女兒乃是閨秀千金，年紀小，閱歷淺；就仗她功夫好，倚恃五毒砂，可以克敵；萬一貪功遇伏，中了賊人的圈套，那還了得？這老人越想越急，把段鵬年抱怨幾句，立命他替自己留守，並給倪鳳姑治傷，自己拔劍就要追尋女兒回來。但是倪鳳姑傷在股胯，段鵬年又不便給她敷藥裹創。華雨蒼無可奈何，只得親自動手，給談大娘倪鳳姑剔毒敷藥，綁紮好了；然後騰出身子來，火速的撲奔江堤；追趕愛女，搜捕仇人。到江邊登高一望，瞥見空堤下，曲巷前，有兩個人影對打，一個人影巡風。對打的二人內中一個好像女子，料道必是己女無疑。彈指翁心中納悶，那個巡風的到底是甚麼人？爲甚麼不幫打？他萬想不到對打的已不是尋仇的峨嵋七雄，乃是自己的女兒和自己的師侄，更想不到巡風的乃是自己的徒孫。

彈指翁忙沿江邊，伏身急馳，遠遠的叫了一聲：「紅兒！」搗沙女俠答應了一聲，彈指翁一塊石頭落了地，不禁罵道：「好丫頭，你幹甚麼了？」那邊陳元照已揮雙奪，迎截過來。彈指翁傲然站住，把背後劍一抽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站住！」多臂石振英急忙吆喝道：「華師叔，是小侄石振英，這是你老的徒孫。元照快住手，這是你師爺！」

雙方抵面，陳元照收住雙拳，心中納悶道：「這就是彈指翁麼？還是我的師爺？」上眼下眼的打量華風樓；月影中辨不很清，隱約見得此老身形瘦短，眉稜聳立，顴高腮削，目眶深陷，凸出一對黃眼珠，顧盼閃閃可畏。臉色不很好看，氣度也不威武；穿一身灰布短衣服，高襪布鞋，像個鄉村老叟；說出話來，却響若銅鐘。陳元照還在橫奪顧盼，多臂石振英已然如飛奔到面前；將兵刃丟在地上，滿臉含春，高叫了一聲：「師叔！」跪倒在地，磕了三個頭。站起來，重報姓名道：「小侄是青陽縣的多臂石振英，我師傅齊宣穎是你老的三門師哥。十年頭裏，我到你老府上去過好幾趟，你老不記得了罷？」又向陳元照揮手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怎麼還發猷？我不是早對你說過，這就是你的長門掌門戶的師爺彈指翁風樓祖師；小子快過來磕頭。師叔，這小子就是你老已經下世的師侄陳嗣同的孤兒，他叫陳元照，算是小侄的徒弟。」

彈指翁有點詫異，看了看石振英，又看了看陳元照。這功夫搏沙女俠華吟虹也已提劍溜了過來，垂頭低眉，立在父親身旁，一聲也不敢言語，已經擺出了預備挨罵的樣子。果然彈指翁綑着臉，瞪了她一眼，又哼了一聲；却暫不發作，先向石振英拱手道：「原來是石賢侄，幸會幸會！咱們好多年沒見了，你倒更發福了。這個小孩子叫甚麼？」陳元照自己回答道：「弟子叫陳元照。」

石振英忙搶着說道：「咄，甚麼弟子！你這小渾蛋，連稱呼都弄不清楚，這是你師祖！……師叔，他就叫陳元照，今年二十二歲了，從小沒爹沒娘，任甚麼也不懂。」彈指翁道：「怎麼，陳嗣同死了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早死了，掐指算來，已經十三年了。彈指翁道：「唉，我竟不知道。」看了看陳元照道：「小夥子很精神，哦，使的是卍字拳，這可是佔便宜的兵刃，不用說，是你教的了！」石振英謙然答道：「小侄是瞎胡鬧，我那裏教得好呢。我聽說師叔近來退隱故鄉，懸壺問世。想不到你老又出山了，還同着師妹。你老這是往那裏去？有甚麼事情？」

二 彈指翁和石振英忽忽的互叩行止，搏沙女俠低頭側立在父親身邊；陳元照直着脖頸，立在伯父的背後，滿不在意；一面大眼看着彈指翁，又看着搏沙女俠。女俠看不慣他這放肆的神情，偷眼旁睨，瞪了他一眼。兩位老叟談了幾句話，彈指翁便往周圍一看，側轉身，面對女兒道：「蛾媚派那幾個壞蛋呢？都跑了麼？弄倒他幾個？」女俠道：「只傷了他兩三個，全跑了。」彈指翁哼了一聲，忽然變了臉，厲聲叱斥道：「你這丫頭，好大的胆子！你怎麼就不聽你師兄的話，你竟敢單身追鬥仇人？萬一你上了他們的當呢？倘若教賊人觸着你一點，你的閨秀身份何在？」

搏沙女俠微黑的俏臉羞得通紅，雙眸微抬，露出可憐之相；那意思是央求老父，不

要當着生人，責罰自己。彈指翁素日固然溺愛這個小女，獨獨對於這種事，向來毫不寬縱；他平日就不准擄沙女俠獨自出外游俠的。張着一對深眸，又怒聲斥道：「你這個姑娘，你竟獨自個兒追下去了。你談大姐受了傷，你偏不管。你去下她，教你段二哥怎麼辦呢？我不是早囑咐你了，千萬只在江邊動手，不許遠離，不許窮追；追賊的事，叫你段二哥辦。你剛離開我的眼，就任性胡來；往後我可怎能放心？」把女俠罵得一聲也不敢辯白，只低頭死挨。

多臂石振英連忙勸解道：「師叔息怒。師侄和歹人動手，小侄全看見了。師妹真是有智有勇，一點漏招也沒有。小侄和您徒孫本要上前助戰的，一看師妹一個人很能應付自如，小侄就沒有出頭。師妹打的實在好，她那五毒神砂，：」擄沙女俠忙乾咳了一聲，向石振英施一眼色。石振英沒有看出來，還要往下說；華風樓已經勃然大怒，叱道：「你這丫頭，你又使毒砂打人了，我從前告訴過你沒有？」石振英這才後悔失言，忙替華吟虹掩飾道：「沒有沒有，師妹真沒有使毒砂。」彈指翁看他一眼，冷笑不答，反顧女俠道：「你說，用了沒有？」擄沙女俠不敢隱瞞，低聲答道：「爹爹別生氣，您饒恕我，女兒是用過了。因為他們人太多，招術太毒，女兒一個人陷於危地，實在沒法子，才用的。」

女俠不說謊，彈指翁不覺靛顏，緩聲說道：「噢，你使了？……」女俠低聲應了一聲道：「用了兩三把，爹爹您饒恕我！」彈指翁道：「這種暗器太厲害，我不喜歡教你們隨使用；仇人既然歹毒，人數又多，用了也自無妨。不過，下不爲例，以後不許你隨便輕用。」擄沙女俠輕輕答應了一聲，方才放了心。彈指翁這才哂然一笑，眼看着石振英說道：「可是的，剛才我登高一望，沒望見賊人的影子，只見你們三個人在這裏打的打，巡風的巡風；這是怎的一回事呢？峨嵋七雄都跑了，你們怎麼倒動起手來呢？」

石振英面紅耳赤道：「師叔，恕小侄荒謬！……」

二

擄沙女俠到此自倖免責，見父親問到此事，她可就不再吞吐了；立刻振開銀鈴似的喉嚨，要搶原告。急急的說道：「爹爹，你老評評這個理。剛才女兒和峨嵋七賊打起來，石師哥饒不出頭幫拳，反教他的侄兒埋伏在曲巷口，抽冷子跳出來，跟女兒動手。鬧的峨嵋七雄都趁空跑了，女兒真不明白他爺兒倆個是甚麼心思。女兒的劍教這位陳壯士的卍字奪尅住，給打掉了，手腕子還差點被剪上。直等到女兒輸了招，要發……要發五毒砂救命，我這位石大哥才跳出來勸架。他說是誤會了，這位陳壯士是他的乾兒子。可是怎的這麼巧，女兒去劍，石大哥不出頭；女兒掏砂，石大哥就這麼突然竄出來，橫身一擋。石大哥的意思，是拿女兒給他的乾兒試招，他可不管女兒差點廢命！……」

彈指翁一聽，面向石振英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你命你師妹過招了麼？」石振英連忙解釋道：「師叔，這是陳元照這個小孩子年青胡塗，不知怎的，他和師妹過了招。：：」陳元照忙道：「那裏呀，是我看見師姑跟人打架；我不知是師姑，我溜過來想看看。：」用手一指北邊道：「我正在那邊巷口牆根，剛剛一探頭，師姑就冷不防給了我一劍。：：」女俠華吟虹氣得不得了，不禁提高嗓音道：「我不是說那個。認錯了人，動起手來，本不算回事。爹爹，您不知道，這裏頭頂說不下去的是，石師哥明明知道是我，他瞧見我丟劍，他不出頭；直等到我要揚五毒沙，他才跳出來，救他的兒子。：：：」

石振英沒口的說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師妹可誤會了。師叔，這實在怨我眼遲脚慢；我在旁觀戰，不知誰跟誰打。直等到瞧出師妹用的是八卦連環劍劍招來，我這才疑惑是本門的人，可是還不知是師妹，我就慌忙跳出來勸阻。我那裏知道。：：：」一指陳元照道：「那知道這孩子的手太快，眨眼的功夫，竟把師妹的劍奪出手去。我緊喊慢喊，奔了過來。：：：師妹疑心我偏向，這這這小姪，敢那樣呢？」擲沙女俠道：「哼，您不偏向？您是不偏向，您替您的義子跟我比拳比劍！：：：：」

三個人嘵嘵聲辯，都在彈指翁面前告狀。彈指翁最疼愛他這女兒，但是遇到這種情形，也不好辯理。當下斥道：「丫頭，你當着你石師兄，怎麼還這麼狡情！誰吃虧，誰

估便宜，不都是一家人麼？又沒有傷着你那裏，那又算甚麼？現在辦正經事要緊，這些閒篇，回頭再講。」對石振英道：「你師妹是小孩子；石賢姪，你比她大着三二十歲，往後我還指望你照應着她呢，以後請你不要伸量她。」說罷一笑。石振英滿面通紅，欲言復止。彈指翁又向陳元照道：「少年，你是振英的義子麼？你父親陳嗣同也是我門戶中的師姪；告訴你，少年，咱們本門中最重長幼輩分。晚生後輩對待長輩，務必要尊敬，不可逞能滅長；那有師姪跟師叔師姑較量的呢？」說得陳元照也斂了一肚子氣，恨不得要爭屈直，但是彈指翁並不想聽，石振英忙把陳元照扯了一下。

二 彈指翁把三人都稍微說了幾句，這才張目四望道：「石賢姪，你師妹和我，乃是臨時受飛刀談五的大兒媳的邀請，給她擋一場仇人。現在事情還沒有完結，石賢姪，你既然在場，你還得幫老夫一點小忙。……紅兒！」華吟虹應了一聲，彈指翁道：「你只顧和本門人鬪開氣，把峨嵋七雄的黨羽追到那裏去了？他們就許又回福元巷，騷擾談家去了。我們不要說閒話了，我們趕快回去，沿路上也得搜搜。走吧！」

彈指翁很匆忙的向三人吩咐了幾句，就與女兒搏沙女俠華吟虹，引領多臂石振英，少年陳元照，四個人合夥，往四面搜查下去。西北面樹林下，按江湖道，不應窮追，彈指翁便不肯去搜。放過這一面，只把附近小巷，踏勘了一遍，一無所見。立刻當先飛馳

，往回路上走去。這老人唯恐峨嵋七雄乘虛再來肆擾，殊不知峨嵋七雄巴允泰等這時已無暇尋仇，只忙着搭救受傷中毒的同伴。僅由快手盧登引導唐林，潛奔福元巷，偷偷窺看了一遍。因看出談宅戒備很嚴，未敢下手；臨回來時，差點和彈指翁碰個對頭。

彈指翁四個人轉瞬回轉福元巷；不進前巷，繞走後巷，又不走後門，反奔旁門。當門口低聲一嘯，彈指翁門下的二弟子段鵬年，忽由房頂上提刀現身，用隱語問明，這才下了房。隔了片刻，談宅旁門一響，門扇大開；段鵬年迎接出來，彈指翁把石家父子讓進來。原來談家上下也有二三十口人；所有僕婦傭工已先時遣出，避到別處。談大奶奶的婆婆，和談二少談維銘夫妻，以及晚一輩的人談國柱，談國基等，也都藏在對門小院的裏了。這小院乃是談家的產業，下通地道，直達正宅；乃是當年飛刀談五在武林爭名創業時，預防避仇，建築下的，今日正好用著。他們仍不敢在小院屋中躲避，都鑽入特闢的地室裏；地室門口，設下埋伏，有人把守着。那負傷回來的談大奶奶倪鳳姑一到家，也藏在地室裏養傷。彈指翁父女紙賓回來，先繞着正宅那三進大四合房，裏裏外外巡視了一遍，然後才把石家父子讓到後院佛樓上。一面談話敘舊，一面仍可以瞭望巷外江邊的情形，防備仇人的後舉。

彈指翁先向女兒細問與仇人格鬥的情形，和仇人的年貌，人數，逃走的方向。問罷

，才和石振英說寒暄話。談了幾句，便命女兒擲沙女俠華吟虹下樓，教她走地道，到對門小院，看一看談大奶奶倪鳳姑的傷。彈指翁已經看出女兒左一眼，右一眼，只瞪石振英和陳元照，臉上兀自帶着怒容；心想女兒一定吃了虧，才生這麼大的氣。索性把她遣開，回頭再細問她；眼下先和石振英談舊事。擲沙女俠便答應了一聲，起身下樓。將到樓門口，又瞪了陳元照一眼。陳元照這小子竟也回瞪了一眼，臉上含着不服氣的冷笑，彈指翁看得明白，假裝不理會。

那掌門二弟子段鵬年跟進來，先向老師詢問搜敵的情形。然後一轉身，向石振英寒暄作揖道：「石大哥，咱們久違了。大哥這是往那裏去？怎麼跟我們老師碰上的？現在我們老師替本宅飛刀談五的後人抵擋仇家，正嫌人少不夠分派；石大哥來的很湊巧，幫幫忙吧。這少年可是你的令郎麼？」石振英忙站起來，先向段鵬年還禮，又命陳元照過來，叩見段師叔。禮畢重新歸座，彼此懇談。那段鵬年站起來，仍到外面巡風。石振英陪着彈指翁說話。

彈指翁問道：「石賢姪，你我一別，一幌也有七八年了吧？你近來作何生意，是否得意？」石振英陪笑道：「小姪是有十來年，沒見你老的面了。小姪由打六年前就把買賣收了，現在舍下務農，也就是對付度日。聽說你老人家還在故鄉懸壺行醫，憑師叔的

藝業，作這濟世活人的營生，比起家師和小姪勝強多了。」彈指翁微微一笑，皺着眉毛說道：「甚麼行醫？簡直沒出息，我那能比你師傅呢。我自從你大師伯一去世，又把大弟子逐出門牆之後，我就很灰心，從此不想在武林中立足了。我這才跑回故鄉，掛牌給人看病，苟且餬口而已。也是搪不過親朋鄰居的慫恿，我就算是醫生了。不過我把咱們門裏的拿穴小手的功夫，用在推拿接骨調氣上，居然治一個好一個，求我的一天比一天多，倒賺了一點田產。可是這事情太膩煩人，天天和病人打交道，這個哼，那個咳，我實在耐不下去；已經有三四年沒看診了。我把這些診務都推給你段鵬年師弟了，如今算是他代師行診。近來他也累得不得了，鄰縣故舊登門求醫的，又推不開。俗語說善門難開，敢情醫門也難開，再想謝絕，也不行了；倒把你段師弟的功夫耽誤了不少。我現在是借訪友爲名，出來躲一躲求診的。因最近有一位藩台的兒子，騎馬摔吐血了；又有一位知府的兄弟，得了骨癆病，仗着人情財勢，逼我出診。路又遠，病又重，不是一月兩月就治好的；他們又擺官架子，拿我當生意人看待。而且他們四五家同時爭請我出診，我倒是先到誰家去好呢？我誰也不敢得罪，我就帶着小女和你段師弟，溜出來了，我也算是避難。」說着哈哈一笑，枯黃的臉微露得意之形。

石振英忙笑道：「這都是師叔醫學精深，賺來的麻煩。別的郎中滿心要求像你老這

樣忙，無奈人家偏不請他。」跟着又請問這談家尋仇之事，道：「師叔可是陌路拔刀，還是應邀助戰來的呢？這事情今晚上可看了結麼？」彈指翁說道：「這倒全不是。」說着話，扶窗向外望了望，歸坐說道：「這是一件湊巧的事。我們父女師徒三人出門漫游，行在半路上，無意中聽見了談家這場是非。我們原是親戚，不能袖手旁觀；只好繞道前來，幫着談家，擋一擋峨嵋派的七雄。現在這場事情還不算完；恐怕我去後，他們再來滋擾。爲澈底排解計，我還要煩姪姪幫我一場。」石振英連忙答應：「師叔有事，只管吩咐。」又道：「師叔這里事情了結，打算還到那裏去呢？」彈指翁道：「我還沒有一定。我打算先奔如皋，後上淮安府去一趟。」石振英道：「這可巧了，小姪正要上鎮江去，我們可以結伴一路走。」彈指翁道：「這個，也好吧。」

彈指翁這樣說着，實在他並非避診出遊。他實在是：一者爲給女兒相婿，專誠出來，要到如皋去一趟，見某一個人，打聽某一件事。二者他又收到江南鏢行，有名鏢客十二金錢俞劍平，鐵牌手胡孟剛，智囊姜羽冲，霹靂手童冠英等二十多人的信；爲了尋門綠林中一個不知名的怪傑，名叫飛豹袁承烈的，大家具名，敦請華老前往助拳。他義不容辭，只得親往淮安去一趟。至於這飛刀談五家，當年雖和彈指翁認識，實際並無淵源。直到前四年，彈指翁的長孫定了婚，從女家那邊敘起來，和談大娘倪鳳姑恰好沾親；

論輩分，倪鳳姑管彈指翁叫親家伯伯，管女俠華吟虹叫親家妹妹；他們這才接近。這一番峨嵋七雄大糾黨羽，登門尋仇；倪鳳姑情知不敵，暗遣急足，到娘婆二家武林親友處，送信求救。獨有山陽醫隱華風樓家遠在陝南，相隔太遠，不能一呼而至，倪鳳姑事先並沒有找他。

碰巧華風樓行經皖境，在一位朋友家，聽見了南荒大俠一塵道人，在一月前被人暗算，死在鄂北。又聽說一塵是被西川唐家門的毒蒺藜打傷要害喪命的，華風樓不由一驚，登時推測出來，是峨嵋羣雄所爲。慌忙仔細打聽下去，果然一塵慘遭暗算時，內中有一個打毒蒺藜的女子，那個女子便是海棠花韓蓉。她僞裝拒奸貞婦，巧設假採花計，在一個荒村貧農家，擺好圈套；把貧農母子捆藏起來，韓蓉塗粉抹脂，打扮成一個村裏俏的美女，躺在床上，由她的丈夫虎爪唐林，假裝採花淫賊，進去持刀採花。外面安下埋伏，另遣康海到一塵道人住的店裏，假裝過路的綠林，故意踐瓦留聲，一路登房飛逃，把一塵道長誘出店外。一塵道人一生仗義游俠，聞警立即仗劍追出。趕到荒村，峨嵋羣雄一打暗號，那康海藏起來；那韓蓉立刻狂呼救命，唐林立刻持刀上前，假裝逼奸。此舉太出人意外，唐林夫妻又做作得很像；憑一塵道人四十多年的經驗，竟沒想到採花是假。一進屋去，把假採花賊唐林趕跑，假貞婦韓蓉却從背後，發出兩顆毒蒺藜，打中一

塵。但一塵頗知解毒藥方，也能自救；又被峨嵋羣雄包圍纏戰，不教他有服藥療毒的空隙。這一來，一塵道長竟遭毒手。雖有陌路仗義，拒賊求藥的玉旆杆楊華，無奈夜深地僻，購藥失時，把個不可一世的南荒大俠，竟被他們生生制死。風樓主人既已曉得他們結仇的經過，立刻推知峨嵋羣雄現已發動復仇；一塵既死，他們定來挨個找尋飛刀談五。如此一想，談家必不得了。看在戚誼上，華風樓這才攜女率徒，連夜趕來赴援。

第一章 烙鐵療毒

彈指翁華風樓和四川唐大嫂夙未謀面，却略有淵源的。彈指翁祕製的五毒神砂，和四川唐大嫂的毒蒺藜，乃是百十年前一位武林前輩，由西南蠻荒苗人手中得來的祕方。苗人拿這毒藥淬成毒箭，用來獵取野獸。這位武林前輩得到祕方，又獨自研試，特製出毒藥和解藥來，力量比原方還猛，真個是見血封喉，其毒無比。後來這藥方展轉傳到唐華二家，不過風樓主人深明醫道，得到祕方之後，又將這毒蒺藜的藥味略加增減，添入兩味，減去一味，共湊成五種毒藥，方得製成這一種華家獨門的暗器；又將鐵蒺藜改爲鐵砂子，名爲五毒神砂。四川唐大嫂却由她祖父傳下來原方，藥味始終沒有增減，但暗器種類也化成數種，有毒鏢，毒弩，毒蒺藜，毒針等七八樣之多。

唐大嫂的後人便倚此爲生，專把毒弩毒箭賣給獵戶，把毒藥暗器賣給鏢行武林。起初賣藥尚有限制，曾定下規約，不賣給綠林中人。後來因受官方禁止，隸役敲詐，唐大嫂一怒移居，索性祕密的大製特製，大賣特賣；只要給錢，誰來皆賣。她家以此發了大財，可也造了大孽，並且又在無意中結下大仇。有人買她的毒藥和解藥，嫌路遠費事，取價又貴，便要出重價，購買她的原方；她說甚麼也不賣方，只肯賣藥，許多人因此對她不滿。又有人傷在毒蒺藜下；尋着仇人，自去報仇；若遭暗算，尋不着仇人，自然窮源究底，算在唐家門的賬上。有些年，頗因此引起紛爭，也有人找上門來索門。後來唐大嫂把這些是非消解了，或動武，或善說，應付過去之後，她又一惱，這才只賣毒弩毒箭，不賣暗器了。這忽然一不賣，又得罪了人。這個老婆子又勃然大怒，當時宣布了新門規，凡有求取唐家毒藥的，必須先來拜門戶，認老師；在師門效力多少年，認爲孺子可教，才正式收徒。又經過多少年，才傳給毒藥解藥。這一刁難，到底也沒傳出方來。

唐大嫂的毒藥，和華風樓的毒藥既是一個淵源，因此唐家門的一動一靜，華風樓也很留心；可是華風樓這邊師徒的授受，唐家門也很注意。後來唐大嫂這一支的後輩，與四川峨嵋派的祕密會幫有了往還；峨嵋派門下的人有幾個和唐家成了親戚，唐家的獨門毒蒺藜便傳入峨嵋派去了。卽如這個海棠花韓蓉，她的父親便是峨嵋派岷江一支的首領

，却將女兒嫁了唐大嫂的後人虎爪唐林，自然毒藥藜的毒劑解藥也傳到韓家了。但是兩藥原方輕易仍不往外傳，韓家不過是得到她婆家的二十多瓶毒藥，十幾瓶解藥的成藥罷了。

風樓主人既知此事，忙奔魯港，一面走一面打聽；果然遇見談大娘倪鳳姑派出來求援的人。等到這一天，江邊尋仇邀鬥，不但風樓主人父女師徒三人到場，還有江南武林中的英雄五六人，也暗暗藏在談家。峨嵋派羣雄在福元巷談宅窺伺，竟沒看出人家救兵已到。談大娘設計細密，一出一入都不走本家正門；不是由鄰舍跳牆借道，斜趨巷口；就是悄穿地道，從對門繞出街外；峨嵋羣雄以此走了眼。

當下風樓主人和師侄石振英，略說峨嵋羣雄之事；然後引領石振英，到談宅前後院查勘一遍。這時在談宅內外，埋伏着好幾個人；一一引見着，和石振英叔侄敘話。內中一人乃是蕪湖名武師梁公直的次子梁邦翰，年青時和石振英見過面的。此外還有三位，都是有名的武林朋友，一個叫謝品謙，一個叫米元濟，一個叫孟兆和。此時大家唯恐峨嵋羣雄再來肆擾，都聚精會神的戒備着。梁邦翰等只和石振英草草寒溫數語，便忙向彈指翁，報告護宅瞭敵的情形。那峨嵋七雄的唐林，韓蓉夫妻，真個潛隨快手盧盧登，前來繞奔後巷，意欲襲入談宅；却被護宅人等登時發覺，飛彈驚走。段鵬年不敢擅離談宅

，只由米謝兩位壯士跟踪綴了一程；唐林等逃奔西南隅，穿過四五條街巷，便已失蹤了。這西南地段，正是招遠客棧的附近。

彈指翁巡視一周，復又登樓。段鵬年轉告擲沙女俠，把本宅談大娘倪鳳姑，和談維銘，談國柱，都請上樓來；石家叔姪也在內，還有邀來的武林朋友，只留下五個人，在院中房上瞭望。彈指翁先問了問談大娘的傷，此時她一癢一拐的早將傷縛好，失血不多，臉上氣色幸還如常；與小叔談維銘，向衆人道謝，又向石家叔姪客氣一回。彈指翁把手一揮道：「諸位請坐，這事情還沒完，談大姐姐你先不要道謝。：諸位仁兄，請坐下來談。」衆人忙道：「不敢當，老前輩有話，只管吩咐。」

彈指翁面對樓窗道：「現在天氣還早，大概不到五更，也就是四更二點，仇人也許再來，不過我想不來的時候居多吧。仇人大概投奔西南，西南邊正是人烟稠密，最雜亂的地方。此番巴允泰，康海等峨嵋羣雄，大舉前來尋仇，落得吃虧而去，我猜他必不甘休，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呢？」

衆人多半沉吟未答，有的人說：「我們多戒備幾天最好。」倪鳳姑道：「這麼樣，我謝謝諸位伯伯叔叔。」多臂石振英忍不住說道：「師叔，這夥子仇人既然是峨嵋派，真得防備他們苦苦的尋仇不捨；咱們與其在這裏坐候抵禦，何不尋了他們去？」梁邦翰

道：「可是峨嵋派在此地的佳處先得打聽明白了，才好下手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不用打聽，我就知道，他們現住在招遠客棧。師叔，憑你老這一身功夫，這幾十年的威名，簡直找了他們去。你老若施慈悲，就把他們走吓；若要斬草除根，你老索性把他們整治了，也替人間除害。他們大概來的不過七八個人，至多不到十個人。」

彈指翁點了點頭，還未發言；搏沙女俠把俏眼一張，轉臉對她父親說：「賊人也是行家，他們未必住在明處吧！」陳元照道：「他們確是住在招遠客棧裏，我和我石伯伯從白天就在店裏看見他們了。」搏沙女俠把嘴一抿，微哼了一聲；石振英忙道：「師叔，小姪倒是在招遠客棧，碰見了那個賣野藥姓包的傢伙。」搏沙女俠道：「人家就不姓包，他叫巴允泰！」兩個人話裏又暗鬥上了。

彈指翁把臉色一沉道：「丫頭子家，聽着，少說話。石賢姪，你是在招遠客棧，看見過他們麼？」衆人同聲詢問，石振英如實說了，又道：「只怕他們此時溜了。」衆人齊請彈指翁，趁天色沒亮，同往招遠店看看；狗賊們如果沒躲，把他們驅出魯港，就完了。彈指翁不以爲然，道：「依我估計，賊人至少來了十多個人，在招遠店中的不過三兩個人。我料他既被紅兒傷了好幾人，他們必要遷場。現在天還沒亮，我們只好守着宅子；等到天明，我們再出去加細搜一搜。也不要用力趕逐他們，只用話點破他們；給

他們一兩天限，教他們全數離開魯港。如果不離開，……」

石振英，段鵬年，倪鳳姑一齊問道：「是呀，如果他們不離開呢？或者他們口頭上滿給面子，暗地裏潛踪不走，仍要死咋不休呢？」倪鳳姑並且說：「他們大遠的來尋仇，他們倒受了傷，栽了跟頭，他們焉肯善離？」彈指翁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只求他們當面答應我一個『走』字；只要他們答應了，我就有法子辦。」別的英雄還聽不懂，倪鳳姑更怕仇人不肯善離，總在這裏窺伺。就請人禦侮，只可一時；天長日久，誰有這長的功夫呢？但是石振英，米元濟却已聽出，華老分明要把事情攬在自己肩上。

又商量了一陣，把外面護宅巡風的人撤回來，只留下三四個少年，緊守小樓窗口和前後門；別的人就在樓上，內院，外院，分散開歇息。轉瞬到了辰牌時分，便都起來，洗漱，進早點，穿長衫，暗藏兵刃，分撥出去。

石振英與陳元照專管查店，出了巷口，急趨招遠客棧，到七號房一看，門鎖房空，寂然無人。折到櫃房一問，說是：「七號房的兩個客人，從昨晚起，通夜未歸！」石振英目視陳元照道：「他們真溜了！」打著官腔，把店家訊了一頓。無奈店家並不知賣藥郎中的下落，石家叔叔抽身出來，復趨慶合長客棧；慶合長也沒有搜出可疑人物來。忙又向店家探問魯港還有別的鷄毛小店沒有；說是還有兩三家很窮很僻的茅店，那是三文

錢住一天的小店；石家叔姪不死心，又找了去。人店挨人看視，仍沒有七雄和他的黨羽，也沒有江湖人物。石家叔姪又一轉念，忙把那小窮孩唐六找來，教他專在碼頭上，查訪那個賣藥郎中。然後石氏叔姪在魯港大街小巷，亂淌起來。

那孟兆和與梁邦翰專找茶寮，酒肆，妓館，廟宇。那彈指翁和段鵬年師徒二人，先勘西北樹林，次勘東南，西南民宅破落戶，然後轉奔碼頭。他們每兩個人一撥，倘或遇上仇人，一個跟綴，一個回去送信。魯港地方並不大，只勘到晌午，便把全鎮甸勘盡，都沒有碰見峨帽七雄，和別的可疑人物。

二 到午飯時，三路尋仇的人全都回來，交換消息，皆無所得。光陰迅速，轉瞬天黑，吃過晚飯，福元巷談宅內外又戒備起來。但是戒備了一通夜，福元巷前後，連個可疑的人影也沒有發見。倪鳳姑情知不了，忙請教彈指翁道：「這該怎麼辦？」彈指翁不由皺眉道：「像這樣長久耗下去，賊暗我明，我們還能常年常月的跟他久耗麼？」石振英也

道：「外來的歹人容易根究，他們脫不過住在小店，古廟，荒宅。倘或當地有他們的黨羽，在尋常民宅一住，白天不露面，黑夜才出頭，可就難搜了。」彈指翁點了點頭道：「我就怕的是這樣。」想了想，忙把搏沙女俠叫到面前，問道：「那天晚上，你用毒砂傷了他們幾個人？」女俠驀地面紅，低頭不敢置答。彈指翁眼望石振英晒然說道：「紅

兒，我不是說你；你只管告訴我。」女俠囁嚅道：「打了他們三個，四個，……」彈指翁笑了笑，問談維銘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們這裏共有幾家藥鋪？」談維銘道：「這裏只有三家小藥鋪，藥也不很全；平常抓藥，得上蕪湖。」彈指翁大喜道：「好！」站起來，便催衆人再到街上細搜；這一回要注意小巷民宅眼生的外鄉人。又單把梁公直的次子梁邦翰叫到一邊，密囑他到蕪湖藥鋪，查問查問。又教石振英叔姪和二弟子段鵬年，速到本地藥鋪去一趟。這老人仔仔細細，重佈置了一回，談大娘方才放心。

於是談宅禦仇諸人白天在魯港碼頭大街小巷上亂搜，夜晚在福元巷宅內宅外嚴守；一連耗了三天，梁邦翰從蕪湖查問藥鋪回來。他父親梁公直也親身來到，面見彈指翁和石振英，同時又率領許多幫手來了。談宅又由秀才報了官面。談宅本是紳士，這一聲張起來，登時聳動地方，家談巷議，風聲陡緊。

那尋仇的峨嵋七雄，可就有些藏伏不住了。他們曉得談宅是個行家，他們一到魯港，便只有三個人住居，其餘七八個人分住在朋友家和廟宇裏。等到當晚鬥敗，料知談宅既有援手，必來勘尋，他們就一齊移住碼頭下坡。白天不敢出門，夜間才遣一兩個人，出來暗探。而且他們受傷的人很多，喬建生，喬建才，巴允泰，全中了毒傷，這時得忙著給他們配藥治傷。康海，快手盧也帶了輕傷，只有唐林，韓蓉夫妻還好，可就深威力

孤難支了。

他們七八個人當夜一齊遷入朋友家裏。這朋友實是同黨，在當地幹著腳行，也算是峨嵋派的小頭目，名叫朱阿順。和他手下的徒弟也是當地腳行男女十七八口，只住着六間房子。這個朱阿順只住着四間房，倒有九口人。把兩個單間勻出來，款待本派領袖；幸是春天，尚可擠着住。海棠花韓蓉便與朱阿順的妻子同住一間；其餘男子分住堂屋和單間。那單間是東耳房，臨時搭舖；板床不敷，就搭地攤，舖草爲床。却教巴允泰，喬建生，喬建才，三個人受重傷的住在一間屋，在板床上躺着。微倖同院也是自己人，一出二入還算嚴密。

唐林，韓蓉咬牙切齒的恨怒。依着受傷的輕重，先忙着給喬建生，喬建才，巴允泰三個人治傷。二喬受毒最久最深，此時已經有出氣，沒入氣了。康海撫頭大痛，唐林夫妻連忙安慰道：「你不要心慌，不要緊，有法子治。」唐林先把二喬搭在床上，用熱水把先前敷的藥洗去；然後用銳利的小刀，剝去受毒的肌肉。直剝得鮮血迸流，二喬哎喲一聲，叫出聲來，大家這才放了心。便由海棠花韓蓉給敷上專治毒瘰癧的解藥，是一種油膏，厚厚的敷上一層。跟着照樣給巴允泰剝治，把巴允泰疼得混身打戰。復又驗看康海和快手盧的傷，都不甚重，也沒有中毒。唐林取出藥箱來，另找出金創鐵扇散，給二

人數上。

六間小房頓患人滿，朱阿順先率夥計繞道上碼頭，自幹自己的營生去了；暗中實替同黨，窺伺談家的舉動。家裏只留下一個男子，一個半大孩子，在門口巷角，不時巡視。峨帽羣雄窩在小屋中，一聲不響，只注視受傷人的動靜。另由朱阿順的妻子母親買來鯽魚做湯，預備給受傷人服用。過了一個多時辰，該有反應了；但是二喬依然昏迷，巴允泰倒似乎見重，由呻吟變爲低喘，由低喘變爲出氣吁氣了。韓蓉道：「不好！」叫着丈夫唐林道：「阿哥，你看，怎麼這藥膏尅制不住這毒？華家的五毒砂和我們的毒蕨藜，難道真不一樣麼？」

唐林忙俯視病人，搔頭答道：「華老頭子揚言說，他加減了幾味藥，共用五種毒藥，我只不信。可是的，怎麼這半晌了，傷口的嫩肉不見發白，倒更紫了？莫非他家的五毒砂真是加了藥味了不成？」與妻子細查二喬一巴的神色，越變越不好看。唐林不由心慌，忙提起筆，另開了一個藥方。想了想，又將藥方上的十八味藥，分抄成六味一個藥方，共分三張藥方，打發人分頭前去抓藥。先開的那個藥方竟給撕碎了，投在嘴內，嚼了又嚼，方才吐在地上。

三個人抓藥，一個是朱阿順的大兒子，一個是徒弟，還短一個人，就由朱阿順的妻

子前往。唐林，韓蓉，快手盧盧登，白天決不出去，以免被談宅尋來。所有刺探消息，窺察仇踪，有朱阿順和他的手下那幾個徒弟夥計足可代勞。只是，他們全是蠢漢流氓，刺探不出甚麼消息來，也等於白費事。朱阿順從碼頭回來，吃過了飯，穿上長衣服，出去溜了一回，倒略有所得。把耳聞目睹之事，一一告訴唐林夫妻；說是由談家門口出來不少的江湖人物，並且也驚動了官面，已經開始搜查雜亂地方了。又道：「這不相干，咱們幫裏的人都守規矩，斷不會洩露底細的，大家只管放心在這裏住。」

唐林兩眼望着韓蓉，皺眉不語。韓蓉道：「你不用着急！抓來藥，準可把他們治好，那時咱們再想法子報仇。」

直過了一個時辰，買藥的人陸續回來。三張藥方內短兩三味藥，此地沒處買，要買須上蕪湖去。唐林唉了一聲道：「這可糟！」韓蓉忙問道：「你們把這地方的藥舖都找到了麼？」徒弟答道：「這裏大大小小一共才三家藥舖，我去了兩家，全沒有。藥舖說，要是後天用，他們可以躉去。」韓蓉回顧唐林道：「怎麼樣、後天誤不了麼？」又問徒弟：「你們上那裏躉藥去？」答道：「蕪湖有藥棧。」唐林霍然站起來道：「此去蕪湖，來回不到六七十里，何必等兩天？我們趕快派人，自往蕪湖買去好了。」把朱阿順找來，命他派兩個精幹的徒弟，速奔蕪湖配藥。仍命人再到魯港街上。細細的找一找。

分派已罷，再看二喬一巴，神色越發不佳；喬氏弟兄更重，已經昏迷不省。唐林頓足道：「我們終朝打雁，被雁啄了眼！這麼辦吧，我先給喬家弟兄烙治一下，等藥怕來不及了。」韓蓉皺眉道：「那種治法太惡了。……可是又有甚麼法子呢？阿哥，你就狠心，給他們治吧。只要救活了命，還怕心疼麼？這個姓華的丫頭，我們一定不能輕饒她。」

唐林立刻挽起袖子，命朱阿順家裏人，預備火爐，木炭，藥鍋，和兩把烙鐵。把烙鐵放入爐火中，燒得通紅。唐林自持利刃，先將二喬傷口的爛肉削去；把兩人的頭臉剝得紫血流離，配上腫腮赤目，比惡鬼還怕人。放下尖刀，用熬成的藥汁，把傷口洗過。投刀微吁，一指二喬；海棠花韓蓉，快手盧忙過來，先按住喬建生的頭，另教徒弟按住手脚。這些徒弟們看得眼暈，有的兩手抖抖，只微微扶着。唐林道：「不行，快使勁按住了。」即從爐火上，取過燒紅的烙鐵，照傷口一烙，又一轉，煙騰肉焦，哧哧作響。垂斃的喬建生轟地一呻，渾身亂動起來；衆人七手八腳按牢。

唐林把第一柄烙鐵重放入爐中，將第二柄烙鐵取在手中；凡是受毒砂打傷之處都烙了又烙。喬建生咬得牙亂響，雙睛突出；再看傷口，越發高腫。半晌，虎爪唐林說：「行了！」韓蓉忙拿過一種止疼去熱的藥膏，把傷處滿敷上一層。衆人看得毛骨悚然，將

喬建生搭過一邊。唐林對大家說：「這毒傷本來還有用紅繩紮傷口，阻截毒血流通的一法；只是他們全傷在頭臉上，不能繫繩。」說罷，又給喬建才烙治。通紅的烙鐵把肉灼得往外流黃油；看的人直出汗，喬建才竟一聲不哼。衆人不由害怕道：「壞了，怕救不轉了吧？」唐林皺着眉，用烙鐵尖，直探入傷口；把豆粒大小的原創口，直烙得有核桃大小，喬建才方纔哼出聲來，跟着一抖一抖的渾身打戰。烙完，照樣敷上止疼的藥膏。唐林道：「你們不要慌，還有救。」把喬建才也搭到一邊。第三個又給峨嵋二雄巴允泰療毒。

二 巴允泰是頭頂上負傷，有四處被毒砂打中；流血中毒的有三處，擦破肉皮，幸沒見血的有一處。他逃走時，曾用帶子裹住頭皮，他又受傷較後，功夫比別人精強，直到此刻，毒雖發作，人未昏迷；只不住的翻騰，一連嘔吐了好幾次，把內服的消毒散全吐出來了。快手盧等把他搭上床來，衆人圍著一看；巴允泰強睜雙眼，慘笑了一聲，似欲發話，已沒有氣力，好像眼睛也甚迷糊。唐林俯下腰，大聲說道：「二哥，你這時覺得心慌口渴不？」巴允泰點了點頭。唐林回顧衆人，教他們一齊下手，將巴允泰的兩手兩腳捆在床上。巴允泰猶欲掙扎，唐林忙道：「二哥，我這對給你烙毒治傷了，你要忍耐點，千萬不要喊嚷。」

重將兩柄烙鐵燒在火爐上，藥汁油膏也都備好，唐林雖已將巴允泰摑住，仍不放心，命衆人上前，仍按住巴允泰的四肢。命自己妻子先用一種油膏，把巴允泰的傷處塗了一次，這是止疼藥。自己這才喝了一杯水，復將小刀磨了磨，照着巴允泰半禿的頭頂，圍着傷口，用刀剜將起來。巴允泰本未昏迷，只疼得狂喊一聲，往起一竄，幾乎連人帶床，一齊翻轉。唐林急急一提刀，退在一邊，怒喝衆人道：「囑咐你們，怎的這麼廢物！」又喝他的妻子道：「快拿塊布來，給巴二哥堵上嘴。：有蘇核桃沒有？有那個更好的。」快手盧忙應道：「我有蘇核桃。」這是一種堵嘴之物，快手盧找出來，要堵巴允泰的嘴。巴允泰雙睛怒睜，把頭左右亂閃，只不肯教堵嘴。唐林大怒，把刀鏗的一聲，插在桌子上；過來一推快手盧，按住了巴允泰的頭，使個手法，只一捏腮，巴允泰張嘴大叫：「別堵我！」唐林的手十分麻利，早將蘇核桃塞入巴允泰口內。巴允泰滿面怒容，亂閃亂扭，唐林韓蓉連忙說道：「二哥別怕，我們給你治傷。」

唐林這才喝道：「快按住了！」韓蓉舒雙腕，按住巴允泰的肩頭；唐林急急的按住巴允泰的頭頂，運刀如風，將他的傷口一一剜治。雖有油膏止痛，可是毒入腠裏，刀削甚深，把個巴允泰疼得臉黃身抖，汗出如漿，啊啊的張嘴，喊不出聲來。旁邊幫忙的人個個都歪着頭不敢看；就是唐林韓蓉也緊咬着牙，臉上神情也很慘厲。

然後用濕棉拭去毒血；唐林咬着牙，復用通紅的烙鐵，來燙巴允泰的傷口。照樣皮肉血焦，巴允泰驀然喉頭唿嚕一聲，竟疼死過去了。韓蓉驚叫道：「不好。快用水噴！」唐林喝道：「別噴水！」急急一伸手，把巴允泰的腮捏開，將口中蔗糖核桃挑出來。呼吸一暢，人雖昏死，不至絕氣。唐林又拿火烙鐵，不管不顧，急急烙治起來。

這一次比治二喬，手法更要加快，一杯茶時烙完。唐林長嘆一聲道：「我說蓉妹，你給二哥上藥吧。」自己將烙鐵一去，坐在椅子上，喘氣，拭汗，落淚；衆人不由齊聲切齒，痛罵這使五毒神砂的搏沙女俠。

二 海棠花韓蓉捲起袖子來，給巴允泰細細的敷好了藥，也抬過一邊。還有康海和快手盧盧登，也都受傷；經唐林驗明無毒，由韓蓉找出藥來，一一給敷治完畢。直過了一個時辰，巴允泰和二喬方才能夠呻吟了；旋又不住聲的呼疼。更不時嘔吐。唐林百般想法急救，連試了幾種解毒藥方，三個人僅能保住性命，餘毒依然不解。峨帽羣雄個個焦灼無策，只有焦盼買藥的快來。派去蕪湖買藥的人脚程本來很快，路又不甚遠，預計當天可以回轉，但竟等了一天一夜，兩個人全沒有回來。唐林，韓蓉，快手盧，康海等俱都驚疑不定。打算僱小轎，把受傷的人乘半夜一遛昇往蕪湖就治；不想朱阿順和巡風的幫友，又悄悄回來報信，勸唐林等千萬慎重。說是外面風聲很緊，就要走，也得白天僱轎

；夜間走，太惹人動疑了。

像熱鍋螞蟻似的，峨嵋羣雄直挨到第二天夜裏，派去買藥的人方才驚驚惶惶，奔了回來。韓蓉搶着問道：「怎麼才回來？莫非藥還是不全，還是出岔了？」買藥的兩人先把藥交給唐林，道：「藥都買全了。」抹了抹頭上的汗，說道：「唐師叔，韓師姑，咱們快想法子，離開魯港吧！咱們的行踪恐怕已經破露。我們兩個人可是教人綴上了，好容易才甩開。……」

衆人一聽大驚道：「教甚麼人綴上的？是在半路上，還是在無湖？」二人答道：「我們一出魯港，就打頭砸臉，遇上一個小子，也不知是不是談家的人，賊眉鼠眼，直琢磨我們；一個小子又湊過來，要搭訕話。我們就動了疑。跟他繞圈子。直轉到傍晚，我們才出了魯港。及至趕到蕪湖，已過三更，又遇上夜行人；我們不敢大意，只得又躲起來，溜到本幫弟兄的家裏，胡亂睡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早，我們一去買藥，……」唐林怒聲了一聲道：「你們當天夜裏，沒有砸藥店的門？」二人面含愧色，低頭無語。韓蓉道：「你們快說吧，以後怎樣呢？」二人道：「以後可就麻煩了。咱們開的那藥方，內中有好幾味藥，憑蕪湖那大地方，竟會買不著；藥店裏的夥計也神頭鬼臉，直琢磨我們。我們就又犯了疑，不敢冒昧了。幸虧咱們在那裏，很有本幫的弟兄；我們就轉託他們，

方才照方配出來。我們打聽藥缺的緣故，說是教一位大財主，把幾味藥都收買去了。我們自然不信；我們很費了一回事，才探出這位大財主是開寶豐棧姓梁的親戚，說是姓甚麼歐陽。後來又一根究，才曉得這裏頭有詭。……」

衆人道：「這裏頭有什麼詭？」

賣藥的人方要回答，唐林矍然大怒道：「好歹毒的傢伙！我就不信，姓談的在這地方，竟會有這大勢力！」對海棠花韓蓉說道：「你們還不明白麼？他們明知直道咱們的，人受了五毒神砂的毒，必須這幾味藥；他們就拿出錢來，把這幾味藥全買絕了，好教咱們的人不治而死。不過鬼羔子們勢力雖大，功夫很短，無湖是個大地方，他們還沒有把藥買絕就走了。好你個飛刀談家，我們老唐家倒要鬥鬥你們！……」

康海從床上一蹶踞坐起來，罵道：「這就叫強龍不壓地頭蛇，他們在這裏是本鄉本土，處處佔便宜。咱們是外鄉人，處處要吃虧。你看一塵賊道，功夫儘管好，我們跟他狹路相逢，到底把他治死了。要治這姓談的，可就費事了！但是此仇不報，至死不甘；咱們跟他走着看！……」

唐林把桌子一拍，怒氣冲天道：「對！此仇不報，我至死不離開魯港！」立命康海，快手盧，裏劍守護中毒的人。命妻子預備抵禦五毒神砂的傢伙，是幾對氈盾；便要與

妻子韓蓉，乘此半夜，重襲談宅。朱阿順和快手盧一齊勸阻道：「師叔還要小心！」康海切齒道：「拚吧！我跟師叔師姑一同走。」忽聞一聲冷笑，側身一看，那海棠花韓蓉一臉的忿激，却端坐不肯動，很有不欲前往之意。唐林站起來，湊過去道：「你一聲不哼，你到底是去不去？」韓蓉冷冷的說道：「我不去！」唐林道：「你爲甚麼不去？」韓蓉道：「我不爲甚麼！」面向衆人道：「還像那一次，教我一個人頂缸，你們全跑了麼？」

夫妻倆拌起嘴呢，一聲大，一聲小，一個要去，一個不去；要去的恨不得立刻撲奔談宅，再不管江湖的門面，放把火，先擾害談家一下子。不要去的却是想給巴允泰和二喬，先治好了傷，再搬救兵；索性十幾年的仇都忍了，何在乎今夜？夫妻兩個人越吵越厲害，康盧朱等人急忙勸解道：「咱們從長計議，師叔，師姑先別急。」

那買藥的人又插話道：「你二位老人家先別吵，我們的話還沒有稟報完呢。我們在蕪湖多加小心，徼倖沒有出錯。買到了藥，臨回來，一路上也似乎沒人跟綴我們。誰想我們翻回魯港，在大道口上，竟又有兩個線上的人物在那裏卡着。也許是我們多心，我們就不敢冒然進碼頭，怕把窳賣露了。我們繞回去，打算走小道，這兩個點子竟跟了過來。我們趕緊藏起來，直耗到天黑。……」

正往下說，那院內房上巡風的兩個人忽然發出警報，輕輕投下兩塊石子來，直落到窗根之下。朱阿順吃了一驚，急忙開門出去，才登階仰面要問。兩個巡風的人竟有一個，溜下房脊，如飛奔上台階道：「朱師傅，隔巷街上有兩個夜行人物，好像奔向咱們這裏來了！」

朱阿順「呀」了一聲，道：「真的麼？」一彎腰，把腿上的匕首拔了出來。站在房上的那一個巡風的人還在張皇四顧，忽失聲直指牆外道：「不好！正是繞奔我邊來了。……嚇，北面還有一個。……全竄上房頂了。」

屋裏面「撲」的一聲，快手盧把燈吹滅。虎爪唐林厲聲喝道：「不要慌！喂，黠子一共來了幾個？朱當家的快進來。」

這時候，正在三更以後；春寒猶存，新月如鉤。從房頂上探頭下瞭，依稀辨得出人影。在隔巷東面出現兩人，北面出現一人，遙聞鼓掌之聲。朱阿順跳到院隅，登梯上房，窺聽得明明白白。不禁張皇失措，忙又躍下短梯，奔向小屋。脚登門限，忽一轉身，急急的一揮手，低聲將房上的巡風人喚下來；命他馳入己室，告知家人。自己又急急的奔到小東屋門口，叫道：「唐師叔，外頭尋仇的人真找來了。……」

屋中人早已聞警。海棠花韓蓉跳出來，搶奔上房，摘取牆上掛的鐵蒺藜皮囊，和她

的折鐵柳葉刀。康海不顧傷痛，霍地從床頭坐起來，罵道：「好東西，真尋來了，這可得跟他拚了！」快手盧說道：「大家快預備！」一探身，首將燈火吹滅。屋中人擠得很滿，磕頭碰臉，登時騷亂起來。却幸他們全都穿着短衣，兵刃也都放在手頭，隨時可以出門。獨有二喬一康，和死人一樣，橫陳床上，不能動轉，氣息十分微弱。忙亂中，大家一齊攏目光，摸兵刃；但一觸到床上這三個中傷的人，未免心中慌亂。虎爪唐林端坐不動，急攔阻快手盧登道：「不要吹燈示弱。……」話喊遲了，燈已吹滅。唐林又喝道：「全不要動，快快快，各安舊位，把燈再點起來！」

短擎乍滅，人人眼昏；雖有紙窗映月，剎那頃還是不能見物。快手盧把火摺摸出來亂幌，屋內一人道：「到底來了幾個？」又一人道：「咱們迎出去，還是藏起來？」另一人道：「受傷的怎麼辦？」虎爪唐林直候到燈火重明，方才站起來，面現沉着之色，一字一頓的說道：「你們把他們受傷的三位先搭到地上，且看來人的來意，再做道理；不可輕舉妄動，最要緊的全把暗器預備好了。……」

上房中，海棠花韓蓉佩好兵刃，命朱阿順的母妻躺下別動，自己提刀重奔小屋；輕僧的身段，立在唐林身旁，一扶肩頭道：「怎麼樣？這些孩子都掛彩了，就賸你我兩個大人，可怎麼對答人家？」唐林道：「那有甚麼！文來文擋，武來武擋！」不慌不忙，

向人揮手道：「你們聽我的招呼，先不要出來。喂，蓉妹，跟我來迎敵。康賢姪，盧賢姪，和雷章二位，就在這裏守護受傷的人；我不叫，不要動，我喊風緊，你們趕快措人走。……蓉妹，走吧，咱們看事做事。」說罷，提起兵刃，將一對氈盾分遞給韓蓉一個，自己拿着一個。剛才他們兩口兒還在拌嘴，現在肩挨肩的緊靠著，奔出來應敵；究竟伉儷情深，夫妻二人闖然出離小屋。

第 這小院的宅主，本幫的小頭目朱阿順，說不住的肚裏叫苦；截住唐林，向他耍主意，連說：「這可怎麼好？師叔，師姑千萬別走，給我搪一下。我不是怕事；出了岔，我真閃不開。」唐林怒哼一聲，一語不答；只一擺手，命朱阿順帶着巡風的徒弟，退藏到上房；各備暗器，聽候招呼。單留下一個人，站在院中聽風。然後夫妻倆仰面向天空一望，繞院牆一巡；彼此一招手，各搶行數步，一東一北，嗖的竄上房頂。

警報不假，由打東面和北面來了三個人，忽現忽隱，忽高忽低，遠遠的繞過來。將次挨近朱阿順的住處，突然止步，復又盪開去，不住的來回哨探，相隔總在十丈以外。——這三個人影竟是江湖上的老手，十分的精細。

虎爪唐林藏在北房脊後，已猜知對頭乃是先來踏道。暗向韓蓉打了一個招呼，夫婦二人四目炯炯，只逐着兩邊人影，來回繞轉。人影奔東，他夫妻倆便踏房脊，繞到東邊

看。忽然三條人影齊投到西南角，似已會在一處；却藏在黑影裏，有牆隔擋，不知他們做甚麼。海棠花韓蓉等得啾咕起來，忙旋身往後面看；同時虎爪唐林也旋身往後看了一眼，後面並沒有甚麼響動。

房主朱阿順驚疑不定，在屋中伏了一會，再警不住；提着一把刀，帶着一囊飛蝗石子，把小辮繞在脖頸上，很勇敢的出了屋門。直走到院心，低問院中巡風的人道：「到底怎麼樣了？」院中人道：「唐師叔和韓師姑上去這半天了。只見他二位爬着房脊，東張西望，一聲也沒有言語。」朱阿順道：「莫非來的不是仇人？」往前湊了數步，仰面向唐林叩問：「唐師叔，到底怎麼樣了？還沒過來麼？」唐林正往西南角凝視，聞聲回頭道：「三個點子只打圈繞，現在還沒有過來。」朱阿順道：「也許不是找咱們的吧？」唐林道：「怎會不是，他們這是淌道。朱當家的，趁這工夫，你就預備人吧。把康盧二位也請出來，索性多帶暗器，在房頂上防備；不過得先將受傷的人藏在妥當的地方。」說話時，忙又向四面尋望。朱阿順急急依言，把人喚出來，登梯上房。

又過了半晌，仍不見動靜。驀然間，海棠花韓蓉那邊一回身，衝着唐林連連揚手；唐林急忙履着牆，湊了過去。順着海棠花的手一看，東南面又出現了一個人影，相隔極遠，月影下，只見這人如飛奔來，身法很快。奔臨切近，忽聞曲巷連發三次掌聲，那人

陡然止步。忽從暗隅又鑽出一人，兩人抵面對語起來。海棠花韓蓉附耳問道：「這是誰？可是先來的那幾個？還是又來了生人了？」虎爪唐林手打涼篷，仔細窺看；這兩個人相伴鑽入小巷黑影裏去了。過了半晌，仍然沒有動靜，也不找尋過來；唐林雖然沉着，也不禁急得心頭冒火。這簡直好比刀頭之下，待屠之囚一樣，滋味太難挨了。

回頭看了看院內，自己這邊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也有十多個人，分別戒備得很嚴。唐林暗自點頭，自己這邊受傷的人多，斷不宜示弱，應該開門迎了出去。但又猜不準人家的來意，恐怕中了調虎離山計。忙低囑妻子海棠花韓蓉，教她仍舊伏在房脊後瞭望。自己騰身竄下平地，叫過康海，盧登，朱阿順，忽忽商量了數語。立即派出三四個人，潛藏兵力，悄悄街門，按照唐林指示的地點，分道尋了過去。切實囑道：「如果來的確是仇人，就相機窺看他們共有幾個人，究竟作何舉動，是否準認得自們的住處。你們千萬不要魯莽，不可跟他們朝相，也不要動手，總以回來報信爲妙。」三人問道：「萬一我們和他們對了相，過了話呢？該怎樣對答？」唐林道：「那個，你們就自承是抓藥的過路人，：不好，你們不要提抓藥二字，只說過路人好了。萬一他們動了疑，竟跟綴你們；你們可以分做兩起，把他們誘開。破着一通夜不睡，把他們直誘到蕪湖去更好。」

三個人一一領諾，立刻披起長衫，提了燈籠，溜小巷黑道，往外面走去。虎爪唐林

替他們三人關了街門，繞院子踏看了一遍，仍要躍上房頂。就在這時，海棠花韓蓉突然大喊道：「快快上，點子到了！」用手一指東西兩面，衆人駭然。

虎爪唐林應聲急躍到高處，往東西兩面尋看，不見人蹤，却聽得刷的一聲，又刷的一聲。側臉對韓蓉道：「剛才咱們派出三個人去，你不要把他們看錯了。」韓蓉着急道：「我知道，我們的人是穿長衫，打燈籠；這幾個人是穿夜行衣的。呀，他們已經來到跟前了。我相信他們就在這隔巷牆根底下，你快掏暗器吧。」

虎爪唐林兀自不敢深信。飛刀談五家從前是鏢行，目下是紳士；他派人暗綴仇人則可，難道他真敢暗遣刺客，找到本地朱阿順家，前來仇殺不成？一轉念間，仍俯首往下看。忽從東巷暗隅，「拍拍拍」發出三聲擊掌；又嗖的一聲，一條人影從平地躍上鄰垣。韓蓉忙探身抖手，發出一石子；唐林忙道：「且慢！」那人影往這邊瞥了一眼，早一栽身，微挾輕笑，又跳回暗隅去了。緊跟着鄰巷有一人失聲驚喊，同時一個蒼老而宏亮的嗓音在隔巷呼喝道：「不要動手，我們以禮求見！」登時在西面，起了一陣衝突奔馳之聲。

海棠花韓蓉吃驚道：「不好！臨到這時候，你們又打發人出去，你們失算了。咱們快迎出去吧！」虎爪唐林，快手盧，康海，朱阿順等，此時都上了房，顧不得和韓蓉答

話，個個睜大眼往下看。四鄰房上已不再見人影；可是北面一道小巷，直通朱阿順家後門，此時忽見高矮兩條人影，打着一隻燈籠，如飛的奔來。將近朱家後門，二人止步。唐林等急急回顧後門，朱阿順道：「這大概是咱們的自己人，剛才出去的。」唐林，快手盧，康海一齊冷笑道：「朱當家的會猜！喂，打！」各將暗器掏出來，海棠花韓蓉早一聲不響，從房脊後如飛竄奔後門，往下一探頭，窺準燈籠，右手一揚，刷的一下。下面兩個人嗖嗖的往旁一閃，往後一退，那隻燈籠竟順手掛在朱家門口了。

唐林，快手盧，康海竟不管朱阿順的顧忌，三個人一齊發出暗器，照下面打去。下面打燈籠的兩個人影，乃是兩個生臉的夜行者。

兩個夜行者遠退到暗器打不着的地方，昂然駢肩站住，厲聲叫道：「峨嵋派的朋友請了！我們不是尋仇打架來的，我們乃是奉山陽醫隱彈指翁之命，按照江湖道，前來傳信求見，替你們了事來的；你們就這樣看待好朋友麼？一言不發，便拿暗器傷人麼？朋友，我們也有暗器，不過我們不肯先發罷了。」說到『不肯先發』四字，那高身量的人忽一彎腰，噲的一聲，一縷寒風，破空射出；同時叫道：「還禮，留神接着！海棠花韓蓉急往下一埋頭，一枝弩箭從頭頂上穿過去；「吧達」，落在院心。

這一箭雖險，並不可怕；可是彈指翁三字却叫得峨嵋李雄微微一震。

唐林忙回眾人揮手叫道：「住手！」伏騰竄過去，先將妻子海棠花簪扯了一把。同時下面那個矮身量的夜行客，也低聲攔阻同伴道：「不要動手，咱們先把話交待出去。」立即仰面叫道：「朋友！……正要交待話；虎爪唐林已經探身現出頭而來，低聲發話道：「喂，你們是幹甚麼的？黑更半夜的敲門，你們到底要找誰？你們到底是誰？」

來人朗然抱拳說道：「朋友請了，我們是彈指翁派來的，要見你們峨嵋派二當家巴舵主。巴舵主要是傷重不能會面，我們求見姓康的和姓唐的朋友。」

獅

林

三

鳥

虎爪唐林又暗吃了一驚，點子竟曉得自己的姓氏。忙答道：「你們找錯了，這裏姓朱，沒有甚麼峨嵋姓巴的。」口頭對答，二目凝神，燈影搖曳中，細打量這兩人；一個胖矮，一個瘦挺，都似乎頰下無鬚，正在壯年。那胖矮人影哈哈一笑，仰臉揮手道：「朋友，我們沒有找錯了門。我們找的是脚行頭朱阿順家，他家裏在房上埋伏着許多人，屋裏還睡着好幾位帶傷的尊宿朋友。彼此都是線上的朋友，打開窗子說亮話；我們是來了事的，絕不是來挑事的。我們奉了彈指翁之命，前來投帖；彈指翁他老人家隨後就到。像這樣隔着房，一上一下的敍家常，盤問底細，如果驚動了四鄰，也很不便。」遂一指前門，又一指後背道：「請你們費心，把那邊正門開了吧，進去說話最好。你請看，彈指翁已經到了，我們的帖還沒有遞上去，我們不好交待。」

房上羣雄忙又往四面尋看，半個黑影也不見，並且連一點響聲也沒有。彈指翁的威名在川陝如雷貫耳，西川峨嵋派在素日固已深知；但是他怎會跑到這裏來管閒事呢？海棠花韓蓉溜到唐林身畔，暗扯一把，只說道：「這是冒牌！」盧登也湊過來，低聲說道：「師叔，你不是認識彈指翁麼？這兩個人是誰？可是他的門下？」唐林搖頭低答道：「只見過他一面，這兩人却不曉得。」說着，已經盤算好了答話。先哦的一聲，抱拳道：「原來是線上的朋友。你們找的是峨嵋姓巴的幾位，不是找我們姓朱的？」那人道：「這話很對，我們奉命來請見巴師傅；宋阿順朱頭如果賞臉，我們自然也願見見居停主人的。」

唐林微笑道：「你們二位來的不巧，朱頭沒在家。姓巴的，姓康的此時也沒有功夫見客。朋友請回，請你上覆你們的瓢把子；」這三個字就有點侮辱，他却急忙收轉道：「恕我無禮，我不知二位的萬兒，也不明白你們彼此有什麼事，更不知二位跟彈指翁怎麼稱呼。總之，請二位上覆高賢；彈指翁乃是前輩英雄，姓巴的姓康的就是有功夫，也不敢勞動前輩英雄屈駕先施；我替他擋駕吧。借重二位尊口，代為道歉。彈指翁要是重要的話垂示，那麼賞個日限，定個地點，回頭我教姓巴的姓康的準時前去領教。我本是局外人，我也不問二位的萬兒了。」說罷又一拱手，做出一種「話到此為止」的樣

子。

來人中的那個高個兒似乎悌然了，厲聲道：「朋友，咱們道上的人可不要不識相。見也得見，不見也得見；彈指翁本人到了，我看你們怎麼擋駕！」手一撮口唇，剛剛吱的響了一聲；發身旁那人一把扯住，急急的說道：「朋友，明人不作暗事，彈指翁特爲你們峨嵋派和飛刀談家排難解紛來的。可是他老人家既然大遠的來了，絕不會就憑你們幾句話回去；莫說他老人家，就是我們兩人，也沒法子拗脖頸，折回去。你們不要錯會了意；彈指翁是前輩成名的英雄，一碗水定要往平處端，斷不會教你們那一方面下不去。江湖上一刀一槍的交情，時時都有；可是臨到末了，總有一完。不過完的情形不同，有善罷，有惡休罷了。彈指翁既然出頭；朋友，這是一個做面子的事。房上地下的講話，這太不像樣子，也顯着看不起人，還是請你開門吧。」彈指翁老英雄本想白天來，省得你們多疑。他老人家又想，你們乃是夜裏的事，還是夜裏的好；一到白天，諸多不便。朋友，你千萬不要錯會了意，你或者就是朱頭兒吧？你是本鄉本土的人，你更要往開處想一想；你做不了主，請你下去核計核計，我們這裏立等回話。」

唐林，盧登，康海，韓蓉，以及朱阿順等，伏在房脊後，彼此面面相觀。有那不知彈指翁老英雄的來歷的，還在囁強。唐氏夫妻和康盧二人却深知彈指翁華老英雄的厲害

。現在是「立刻動手好呢？開門面談好呢？」反正開了門，彈指翁一到場，必定是給和解。一和解，這口氣可怎麼嚥下去？……正在躊躇，不想來人那一聲口哨，已經驚動了四面的埋伏；圍着朱阿順的住家左右兩側，忽然現出人影來；一個，兩個，只登鄰舍一探身現形，便又伏下身去。前門小弄裏，突傳出重重一聲痰嗽，跟着「吧吧吧」，門扇上響起了三聲叩門之聲。還不見人影出現，兩扇大門竟吱吱啾啾敞開了半扇。

房上潛伏的人急將暗器，照門口打去。虎爪唐林忙命康盧二人監視後門；他自己偕妻韓蓉，伏腰蛇行，急急的趕奔前院。前面房頂上的人疑鬼疑神，一聲不響，依舊往小巷黑影裏，亂發暗器。唐林由北房剛跳到東房頂上，向院內一瞥，大怒道：「你們還瞎打甚麼？還不給我住手，人都進來了！……喂，朋友，才來麼？失迎失迎！」

第三章 彈指翁尋賊贈藥

原來，就當這後門發話，前院叩門之時，峨嵋羣雄竟中了人家聲東擊西之計；不曉得甚麼時候，人家已經混進院來了。而且，還不知進來了多少人。這功夫，但見一個穿長衫的人，正從南倒座小柴棚前面走過，不慌，不忙，斜趨北上，似要搶奔正房。

虎爪唐林眼快口快，只一瞥，便已看明院中有了生人；急急的遞過話去，道：「哈

，尊駕賞臉光臨，何必費這大事？請留步，待我下來恭迎大駕。」向韓蓉低囑兩句話，嗖的一個箭步，從房頂上直跳下平地來。脚才着地，急忙抽刀橫身，把東小屋（巴允泰和二喬養傷的所在）當先扼住；凝二目，辨視來人。那房上，海棠花韓蓉忙掏暗器，由屋頂扼屋門，吱吱的連打胡哨，叫道：「併肩子，飛刀談家的相好的來了，進院子來了。」房上房下騷然大亂。

那長衫客一翻身，忽縱聲大笑，面向唐林道：「尊駕休要見笑，我這不速客來得太冒昧了！兄台的眼神竟這樣精明；真是光棍眼，賽夾剪。但是愚下不過是剛到，我那小徒他可是早來了。」一側身叫道：「喂，鵬年，出來吧！主人已經下來迎接我們，我們却之不恭，快來拜見吧。」立刻從小柴棚中，嗖的鑽出一個人來；如一縷輕烟，撲到院心；穿一身短打，揸兩柄短劍，正是和巴允泰在江邊對手打仗的那個武當派彈指翁二弟子段鵬年。段鵬年急趨而至，到長衫老叟身旁一立；一語不發，替老人防護着房上下的敵人。這長衫老叟自然是彈指翁風樓主人華雨蒼了。敵人紛紛奔竄，朱阿順尤其驚惶。

彈指翁五短的身材，拖着長袍，昂然走到院心月光下。海棠花韓蓉又怒又恐，不禁大嚷道：「好你彈指翁，我們峨嵋派跟你素無瓜葛，你怎麼竟欺到我們屋門口來了？併肩子，快往這邊攢啊！」虎爪唐林急仰面喝道：「少要胡言，這是老前輩！」收刀側目

道：「尊駕莫非真是山陽醫隱彈指翁華老前輩麼？」彈指翁微笑道：「不敢，正是。仁兄貴姓？」唐林不答，搶着問道：「果然是華老前輩！老前輩不遠千里，深夜光臨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老前輩要知道：」一指院中道：「此地乃是朱阿順大哥的尊寓。」彈指翁不等他說完，就一指唐韓二人的皮囊和皮手掌，說道：「原來這裏還有唐大嫂的門下，這可都不是外人。」雙手一舉，對房上房下環揖道：「諸位請了，恕我眼拙，不認得諸位英傑。諸位請看，我愚下來得固然冒昧，可是抱着一片慕名訪友，納交解怨的心來的；我兩手空空，絕無他意。我這小徒雖帶兵力，只爲防身，斷非示武。諸位可否暫借一席之地，賜談數語麼？那一位是巴允泰巴帥傅？那一位姓唐？那一位是康允祥康老英雄的賢郎？我愚下有一兩句話，願意和這三位面談。我決不是強迫，可則可，否則否；我決不敢強作解人，硬來出頭。」

峨嵋羣英雄都聽見彈指翁的談吐；紛紛跳下房來，湊到一處，齊看唐林的舉動，聽他的招呼。唐林却疑畏未敢立即發言。康海忍耐不住，裏傷投刃，搶到前面，長揖大叫道：「華老英雄，在下就姓康。你老人家竟能找到這個僻巷來，不用說定是飛刀談家煩出你老來的了。我們康談二家有十多年的樑子；你老既是武林前輩，想必也早有耳聞。我們兩家仇深似海，有死沒活，決不是片言可解的。你老的盛情可感，我先謝謝；無奈

你老的來意，晚生恕難從命。老前輩，一個入如果有父母不共戴天之仇，按我們武林道的規矩，他是該報仇，不該報仇呢？武林俠客許他報仇不許呢？」

彈指翁華老英雄雙目炯炯閃光道：「你就是康允祥的賢郎，你說的話倒也有理。可是我的來意，我還沒有說明，你何必妄加疑猜？你知道我是來做甚麼的？少年，你不要把人看貶了；你以我倚老賣老，遇事強來出頭麼？哦，我們有話到屋裏談，憑我老頭子，你們諸位不會疑心我有甚麼詭計，來暗算你們吧？」說着，邁步直向唐林左側走來，雙手抱拳，滿面笑容道：「足下貴姓？愚下來得唐突，無怪諸位多疑。話不說不明，我們都到屋裏談。」

虎爪唐林把牙一咬道：「且慢，華老英雄，不是我後生小子敢妄疑前輩；可是你們外邊明明埋伏着人。……」彈指翁道：「你們不放心他們麼？我可以把他們都叫出來。老實告訴你，除了我師徒，外面只有三個人，不過是給我投帖引道的罷了。我把他們叫在一處，你招呼你們人不要亂發暗器。」遂命段鵬年出去招呼。段鵬年向衆人道：「恕我無禮。」一躍登高，向後門打了一個招呼；然後展『行功一字蛇行術』，嗖嗖的竄出前門，也打了一個招呼。登時前後門外，四個人一齊往後撤退下去。但是峨嵋羣雄仍不放心，仍然據登在高處，監視着四面。段鵬年毫不介意，仍然竄回院內，緊跟在彈指翁

的背後。

彈指翁華雨蒼這才緩步前行。虎爪唐林叫着妻子海棠花韓蓉，和康海相陪待後，其餘的人留在院心。彈指翁將到北房，忽又折奔東小屋。虎爪唐林急忙攔阻道：「華老前輩請往北房裏坐吧。」

彈指翁笑道：「北房是朱兄的家眷住着，不大方便，還是東屋好。」唐林不願昭示敗相，忙橫身遮門道：「請止步，這東屋裏有病人。」華雨蒼輕輕的一拍唐林的肩膀，唐林急往旁一閃。彈指翁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就是專爲這幾位病人來的，你不要多疑。來吧，足下請前行引路。」

集 小東屋很逼窄，華雨蒼放心大胆往屋內走。唐林，康海，韓蓉一看攔不住，連忙說道：「好好好，我們在前引路。」三個人紛紛擠到小東屋，把病榻遮住。華雨蒼微微一笑，順手把屋中油燈挑亮了，就勢往椅子上坐；捫着灰鬚，環視衆人。唐韓康三人在屋內陪着，一齊側目注視彈指翁一人，屋外也有人立在門口端詳他。燈光影裏，才看出這大名鼎鼎的彈指神通華雨蒼，是這麼身材瘦小，形容枯槁；穿一身灰布衣，灰布袷袍，越顯得黃焦焦面無血色，却是目眶甚深，眉毛短濃，二目閃閃，發出碧光，截然與衆不同。

彈指翁華雨蒼也把衆人逐個端詳了一遍，然後逐個詢問姓名。虎爪唐林遲疑不肯吐露真名，他妻子海棠花韓蓉也是這個意思，暗暗一扯唐林的後襟。唐林抱拳道：「老前輩，我們都是些後生小子，無名之輩，我們的姓名不足掛齒。老前輩有話，只管吩咐，我們大家洗耳恭聽。」彈指翁道：「你當我真不知道你們幾位麼？諸位大名如雷貫耳，我雖伏處陝邊，却也有個耳聞。唐兄，四川的唐大嫂是你甚麼人？你要知道我這不速之客，既然登門來訪，若是一點底細不曉得，我也不敢貿然前來啊。」說罷大笑，隨一指康海道：「這一位我知道姓康，自然是峨嵋七雄頭一位康允祥康老英雄的賢郎，剛才已承他不棄，告訴我了。這一位女英雄……」轉指海棠花韓蓉道：「善使柳葉刀，身佩鐵蒺藜皮囊，大概也是唐家門中的後人，請問尊姓？和唐大嫂怎麼稱呼？」這一猜却沒猜着，他自然不曉得韓蓉乃是唐林之妻，峨嵋七雄第三人韓佑之女。又望着門前側立的快手盧盧登道：「惟有這一位，恕我在下眼拙，還不認的。唐兄，煩你給引見引見。我愚下姓華名雨蒼，字風樓，有個諱名，他們叫我做彈指神通，山陽醫隱；五十歲以後，他們又把我叫做彈指翁。這個綽號，我愚下實不敢當；究其實，呼牛喚馬，隨大家的便好了。」說罷，向唐林舉手；意思之間，認定唐林就是在場峨嵋派的領袖。

唐林夫妻依然猶豫道：「你老既然知道，更不用我們說了；我們和四川唐大娘乃是

遠族。老前輩，我們也冒問一聲，這魯港的飛刀談五家，有一個寡兒媳婦，母家姓倪，她和老前輩是怎麼一個稱呼？昨天夜間，用五毒砂傷人的那位女英雄，是你老甚麼人？」又一指搵雙劍，在旁侍立的段鵬年道：「這位貴姓？也請老前輩不見外，從實垂示，以便修敬。」段鵬年朗然道：「我在下姓段，名叫鵬年，這是我的恩師。昨日那個女子，實不相瞞，和……」彈指翁忙接過來道：「那女子和談家自然是親舊；若不是親戚故舊，一個女孩子家，決不會和諸位動手了。」

唐林微笑道：「我看她自然也是華老前輩的門下了。她的五毒神砂打得很有功夫，這暗器外門沒有，乃是老前輩獨門秘製的。……」彈指翁不答，兩眼尋視病床。病牀上的巴允泰，喬建生，喬建才，已然恢復知覺，傷口處疼得十分厲害。已知有人找來，三個人用牙咬住被頭，用手抓住被褥，都強忍着，不肯呻吟出聲來。可是五內如焚，渾身抖戰，當不得竹牀微微發出吱吱的聲音。唐林，康海見彈指翁的眼神直射到自己身後，急側身遮住燈光，說話打岔，一疊聲的追問彈指翁：「那個女子到底是誰？」又催詢彈指翁的來意，更側耳傾聽外面的動靜。康海心中更是懸慮，燥怒，突然說道：「老前輩，有何見教，請快說罷。須知這裏不是我們的家；乃是朋友的住家；我們臨時借寓的，夜深了諸多不便。」

氣粗話硬，唐林忙瞪他一眼，搖頭示意；對面侍立的段鵬年果然抗聲說道：「康朋友，你這是對誰說話！……」只說得這半句，彈指翁面色一沉，枯黃的臉忽然浮出淺笑道：「康兄請不要忙，你們要問我的來意麼？」將手一指桌上剛從蕪湖買來的藥包，道：「我愚下就是爲這個來的。」

唐林，康海，韓蓉，互相顧盼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彈指翁換了一種口氣，慨然說道：「諸位兄台，要問此話怎講麼？剪斷直說，我是爲送藥救人來的。……諸位，要知我華風樓並不是飛刀談五家邀來助拳的，也不是邀來給你們陪禮的。我愚下實因訪友，路過魯港，偶從朋友口中，聽說你們峨嵋派羣雄和飛刀談五家的後人，起了爭執。我有心出頭給你們和解，可惜一步來遲，並且我也和你們兩造都不熟。但是江湖上排難解紛，乃是丈夫應做的事；我又不好裝聾飾啞，從這裏閉眼走過去。我知道你們有三位中了五毒砂的毒，更曉得你們現時正在力求救藥。實不相瞞，這五毒砂乃是我武當派長門傳下來的，和西川唐大嫂的毒蒺藜不大一樣。要解此毒，恕我直說，非武當本門自配的藥膏不可；并不是我們的藥值錢，乃是對症。現在我把解藥帶來了；諸位賞我一個臉，請把受傷的三位抬到有光亮處，我來給他們醫治一下。這五毒砂比起唐門毒蒺藜，散毒較慢，可是人毒最深；不耽誤，趕緊治，還救得過來。」說着一指唐林等人背後的病榻道

：「倘若藥不對症，救治失時；恐怕這三位就保得住性命，也要落一個殘廢病根。」
 唐林，韓蓉，康海，不由錯愕起來，忍不住回頭看了看受傷的人，一時無話可答。
 半晌，韓蓉向唐林低言道：「咱們的藥……」唐林搖了搖頭，康海便明白了，決然說道：
 「老前輩就是專爲送藥來的麼？」

彈指翁厲色大聲道：「哦，就是專爲救你們這三個受傷來的；治完了，我就一走完
 第 事！」康海滿面通紅道：「老前輩，我們光棍遇光棍，可以說痛快話。你老人家千里送
 藥，我們當然很感激，但是你老還有甚麼吩咐，也請趁早吩咐出來，我們好量力報答你
 二 老。」

這句話非常難聽，有點拒不受惠的意味；唐林，韓蓉俱都變色示意。不想彈指翁倒
 集 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康兄人很爽直，這才是江湖道的道理。諸位兄台……」抱拳向
 圍座及窗外一揖道：「我可以明明白白把我的來意說出來；第一，這五毒砂實在不好醫
 治，因此在我這門中，已經禁止他們濫用；現在令友既有三位受了毒傷，我不能不管。
 這是一。」正要續往下說，快手盧忽插言道：「到底這一次江邊用毒砂的是那一位？」
 彈指翁道：「你們自己訪查去，不要這麼打聽我！唐兄，康兄，你們這三位受傷的，老
 實說，只恐唐大嫂門裏的救藥未必對症；我愚下聞耗登門，特來送藥。我也沒有別的話

，唐兄，康兄，請你們把事看開一點。談家父一輩，子一輩，已經死了兩個人了；人死不結仇的話，我也不敢說。不過，你們這裏已經有三位受傷的；我的拙見，願意把這三位救活，而且保好如初；借這一點微勞，向你們討個情面。你們也得可憐可憐談家門中已無人物，只賸下一個孀婦，真是勝之不武了。再說一句掂斤計兩的話，你們當年傷亡了兩位，他們也傷亡了兩位。現在再由我這和事老一轉圜，豈不是面子上，很說得過去麼？」

唐林低頭沉吟，韓蓉只看她丈夫的臉。康海道：「不然，傷亡和傷亡不同，你老總知道點水之恩有時一輩子報不過來，千金之惠有時一笑哂收呢。我們兩邊莫看都死了兩口，可是這不能做比的。老前輩，我雖年輕，我不敢信口答復你老；這是我心裏的話，決無半字虛妄，」大瞪眼說着，眼眦瑩瑩含淚，忙將臉扭過一邊，不願教人看見。

彈指翁看着各人的面色，微然一笑道：「你老兄的意思，我明白了；還有這二位怎樣看法呢？康兄，你就目睹這三位受傷的朋友，不肯一諾，教他因傷殞命麼？我固然不知道這三位和你們幾位是怎樣的交情，但我敢斷言，定是你們邀來的朋友，可共患難的。並且我敢斷言，三位的傷你們是治不好的；因為這樣挨不了三五天，便要毒入內腑。諸位，你們自己酌量一下吧。能賞我臉，我欣然而去；不賞我臉，……」戛然聲住，捫

鬚不言了。

那侍立的段鵬年也發言道：「你們千萬不要多想，不要認爲彈指翁是乘危逼和來的，他老人家決無此意。英雄報仇，適可而止；現在既有台階，由前輩英雄出頭，你們若看成三條命換談家的一門性命，那就錯了。」彈指翁點頭道：「你們只想我彈指翁遠道贈藥，給兩家了事來的，豈不是雙方面子都很好看麼？」把懷中藥取出，往桌上一放，隨即站起身來道：「唐兄，請你費心端着燈，讓我把受傷的人傷處看一看。」

二 峨嵋羣雄個個惶惑，不知怎樣應對才好。康海起初的打算，是不肯受仇家那邊送來的藥；一受仇人的贈藥，便不能報仇了。可是目睹巴師叔和二喬的傷痛，一時比一時加重；若純爲自家私仇嘔氣，又情知不妥。回頭看了看巴允泰，不知甚麼時候又昏過去了。因又向唐林，韓蓉施眼色；叩問他到底自家現抓來的藥是否有效；如果有效，簡直拒絕了彈指翁。站在門口的快手盧，却以爲彈指翁贈藥是假，窺情是真；說不定人家還有別的陰謀，因此他只顧慮到當前的結局，和仇人藏在外面的埋伏。獨有唐林夫妻，較有經驗，深知彈指翁是成名的英雄，現在他以贈藥爲名，硬來出頭講和；受之可恥，拒之結怨，真是個難事。左思右想，不得主意；但又爲情勢所迫，當下就得立答回話。

這時候，彈指翁已不容他們再事遲延了，起身上前，便要看傷。唐林康海一齊站起

來道：「老前輩，且慢！」彈指翁面色一沉，一對碧眼陡發奇光道：「怎麼，諸位坐視令友不救，真要把我窘出去麼？」唐林忙道：「晚生不敢，你老不要誤會。這件事關係重大，不是晚生一個人可以決定的，我們得商量商量。老前輩練達人情，請想我們十多年的深仇，要我們片言立解，未免太難了吧？再說我們就是拜領你老的盛情，也只能受你老的贈藥，斷無假手於人，勞動你老代治之理。」

彈指翁這才把面色一轉，重復歸座道：「你們商量去吧，我在這裏坐等。不過我沒有多大功夫，請你們快快商好，給我一個準話。這本是問是問非，我不能多耗功夫，我還有的正事；能管則管，不能管，我還是退身局外。」

但是話雖如此說，峨嵋羣雄決不能把彈指翁讓到別室，又不能去下受傷的人，自己出去商計。唐林皺眉爲難，有心向衆人低議。方在囁嚅間，已被彈指翁看了出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儘管在此商量，我可以出去站一會兒。」風樓老人站起來，率段鵬年，徐徐走出斗室，往院心一站。屋裏邊唐林夫妻，康廬等人登時嘖嘖嚶嚶，爭議起來。爭議了好半晌，最後才由唐林強遏悲憤，自己出來答話道：「老前輩，我們已經計議停當。老前輩的盛意，一者是在贈藥，二者是在了事。剛才我們都覺得無功受惠，於心不安；你老人家賜的藥愧難拜領。至於給我們了事，……」

彈指翁勃然大怒道：「你們商量了一會子，到底不受我的贈藥麼？好好好，別的話不用說了，我倒要看看你們能把談家怎樣！」向段鵬年一揮手道：「走！」轉身邁步，往門外走去。唐林大驚，急忙叫道：「老前輩請留步，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。」彈指翁頭也不回，走到院中，口中說道：「不必說了，這些閒事我本無心多管，贈藥也不過是一番惻隱之心，你們能自己把人救活，豈不是更好？我此來真是多此一舉。」

第 二 集

虎爪唐林臉色變得越發難看，忍無可忍的大聲說道：「老前輩，你怎麼也得容我說話呀！我固然曉得你老的藥乃是對症的解藥；無奈，咳，他們……他們受傷的人說是教你老的門下打傷的，他們情願試用本門的解藥。我們不過是敬謝你老的賜藥；至於了事，我們還要和你老人家從長計較。你老飄然登門，又不是我們邀來的，怎麼說來就來，說走就走？你老就瞧不起我們晚生下輩，你老連我們上輩師長也看不起，一點餘地不留麼？」

彈指翁素不健談，心頭火起，驀然一翻身道：「哇！你這是對誰說話麼？你可知你們師長見了我，也得『前輩長，前輩短』的恭敬着；你小小年紀，你師傅就沒教給你尊老敬長之道麼？莫道你們這裏不過是一夥子脚行，祕密會黨的巢穴；就是龍潭虎穴，我彈指神通願來就來，願走就走。我此來他們本勸我說，不必多此一舉。我念你們究竟也

是武林一脈，我總得拿你們當人物……」彈指翁薑桂之性，越說越怒，把個虎爪唐林問得二目圓睜，恨不得把華老剝了皮，抽了筋才解恨；但是勢力不敵，一張素臉完全變成死灰顏色，似呻似哼的叫了一聲：「老前輩……」那段鵬年急忙接過話來道：「師傅息怒，由我來問他。」向前一步道：「唐朋友，你我可以比畫比畫！」……

兩個人對叫起來，其勢洶洶，殆將臉翻。忽聽東小屋一聲慘叫，窩地追出一個人來。將到院心，正要呼叫；一見對峙之狀，忙又改口道：「唐師叔，你快來吧！巴師叔他他……」跟着海棠花韓蓉也奔出來道：「你還沒把客送走麼？你你你快來，巴二哥他情形不大對！」

虎爪唐林不遑再與彈指翁師徒辯駁，只說了一聲：「對不住！」忙叫快手盧出來，快來送客，他自己急急的抽身回轉屋內。就燈下一看，康海已急得瘡口迸裂，跪伏在病榻之前，兩眼滴下許多熱淚來。唐林忙把康海勸起來，轉到病榻前，俯身細看三個受毒傷的人；喬建才已經昏死過去，那巴允泰和喬建生疼得渾身打戰，把床都抖得吱吱亂響；從創口往外流黑水，毒性酷烈，沾着好肉都破。巴喬兩個人的喉嚨已經暗啞，只直着脖頸叫：「受不了了，快拿刀來，給我一個痛快的吧！」手爪亂搔，把被子都扯碎了。巴允泰力大，咬牙忍痛，竟把齒齦咬破，順口流血。燈影下三個人都面無人色，越覺得

景象慘怖。

衆人手忙脚亂，找藥罐，找火爐，打開了藥包，一齊催唐林趕快煎藥。唐林搔頭頓足，先伸手驗捫三人的傷口和胸口。傷口如火灼，胸口緊一陣，慢一陣，越跳越微；衆人越發急得手足無措。

唐林忙道：「不要亂，還有救！」康海失聲哭道；「還來得及麼？」唐林道：「救着看！」急忙捲起袖子，預備製藥，朱阿順就用木炭生火爐。巴允泰低哼道：「唐六弟，我不行了！你們索性預備正事吧，不用管我了。這仇我們一定得報！」衆人越慌，這裏面頂數唐林和韓蓉着急。他們夫妻明明知道藥來遲了，只怕配製不及；也只得姑盡人事，以聽天命。催別人替朱阿順生火，對朱阿順說：「須要三個炭火爐煎藥，快去找去。」朱阿順連忙應諾，拔步出屋。不想彈指翁師徒已經跟蹤又重來到窗前了。

快手盧盧登橫身把屋門一擋道：「華老先生，對不住，我們有病人，我們這時實在沒法子招待！」彈指翁眉峯一皺，抗聲說道：「唉，這是甚麼話！諸位朋友，休要多心，我本是好意來的。現在你們的病人眼看要垂危，我華某既已在場目睹，焉能見死不救？你們峨嵋派和飛刀談家的樑子，放下暫且不題；這三位受傷的人，我可以告訴你們說，再要不用對症的藥，不過一個時辰，準死無疑。來來來，我先把他們三人治好了，別

的話隨後再說。我華某斷不能乘危市惠，恃恩逼和；你們放心吧，不要耽誤了三條性命。」說着話，闖然走進屋來。康海等不識利害，還想拒藥；唐林直起腰，回頭一看；彈指翁早將藥囊取出。唐林就坡而下，連忙舉手道：「老前輩，他這三位的傷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又嚥住道：「老前輩如此盛情，受傷的人如果保住性命，他一定感激你老的。不過，我看這三位，只有這一位重，你老法眼，請看一看。」說着，一指巴允泰。

彈指翁點了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，待我來看。」更不遜讓，將手中藥囊交給二弟子段鵬年。脫去長袍，向唐林說：「請你費心端過燈來；一盞燈不夠用的，請你多預備兩盞。……鵬年，你來替我留神照應着。」段鵬年應了一聲，緊跟在彈指翁背後，以防峨嵋派出其不意的軌外行動。唐林命朱阿順點起三盞油燈，照着病床。

彈指翁立刻就着燈光，把三個受傷的人細細診視了，同時也把三個人的面目認清了。微吁一口氣，對唐林說：「這一位（喬建生）傷最重，調治之後，恐怕得過四五天，才能行動，半月後才能痊癒。這兩位（巴允泰和喬建才）兩三天以後，就可以起動了；不過全不能見風。」唐林道：「我看這一位（巴允泰）折騰得最厲害，恐怕他人毒最深。」彈指翁微笑搖頭道：「不然！我愚下不只是家藏着五毒砂的解藥，我還是一個瘍醫，我想我還不致于診錯了。事不宜遲，我們就給他三位先療毒，後止疼；救命要緊，只

如諱他們先忍點痛苦了。」探衣襟，取出一個類似『護書』的扁長形錦囊，就燈下打開；裏面插着長短銀針，小刀，利剪，鑷子，鉤子，却是二十多件割治外瘍的刀砭。段鵬年搶行一步，來到桌旁，將手中盛藥的那個古錦囊打開；內裝着十二個磁瓶，磁盒，和軟布，細棉，油紙等物，都堆放在桌上。隨即靠桌子一站，守着這些東西。屋中人鴉雀無聲，凝眸注視着彈指翁師徒，看他二人的做作。唐林微施眼色，他妻韓蓉忙走過來，站在段鵬年的身旁。快手盧登伴作關照，忙將屋門堵住；康海拭淚扶床而立，暗護着病人；其餘的人或秉燭，或旁觀，在屋裏屋外分布着。

二

彈指翁漫不措意，對燈檢視刀剪。先選取一把鋒利的月牙小鉤刀，和一把似勺的小挖刀，都放在一邊道：「這總得用一點麻沸漿。」遂打開一隻磁盒，就用似勺的小刀，舀出一些黃色的藥漿來，把一塊軟布沾溼，用鑷子夾着；右手拿起小鉤刀，走到喬建生的床前。這盞漿的小挖刀尺寸很小；那把月牙刀却長有七寸，窄才二三寸；倘用以殺人的床前。這盞漿的小挖刀尺寸很小；那把月牙刀却長有七寸，窄才二三寸；倘用以殺人的，也足以制命。康海把一對眼瞪得很大，說道：「這做甚麼？」唐林另舉着燈，也湊過一步來；餘人都圍上來。彈指翁把衆人釘了一眼道：「傷口分明有火烙傷，你們這裏面一定有行家，想要烙斷創毒。只可惜你們這種刮骨療毒，烙創阻爛的治法並不很對。五毒砂的毒性並不是腐肌爛腸，乃是隨着血行，深入腠裏，能令五臟灼裂，疼極而死的

。你不看這三個人都發燒麼？我這兩把小刀不是割毒的，這藥也不是以毒攻毒的。我的治法不採惡治；我是要把烙傷口挑破，好教解藥的藥力深入血中，把毒化解了。」

唐林點了點頭，拱手道：「老前輩費心吧！」他已經看透彈指翁殆無惡意，只是買好邀和罷了；康海仍自惴惴，怕彈指翁乘機潛下毒手，一點也不敢放鬆的監視着。彈指翁回頭一看，微微冷笑；手持鈎刀，在喬建生的頭前一比量，有意無意的說道：「我先治這一位，如果見好，再治別位。這位康兄你索性過來，仔細看着點，我可就要開刀，你把病人的身子按住了。」月牙鈎刀照準喬建生傷處，輕輕一挑，把傷口挑破了一個小口子；又隨手一旋，立刻從下刀處，流出黑紫的血水來。康海的眼珠只隨着刀鋒轉，彈指翁隨手用鑷子，夾着那塊溼藥布，把血水沾淨。抬頭說道：「你看，毒水流出來了；你們把傷口烙斷，毒力越發不能外洩。」用刀尖指着傷口旁邊道：「你再看看，這裏好肉也腫了，滲出黑水來；這就是烙傷的害處，把毒聚到這裏了。那時候剛一受傷，用嘴把毒吮出，還不失為救急的一法。總而言之，烙治的法子不但無益，而且有害。」說着，又用刀輕輕割了一圈，且割且拭，手法既輕又快。唐林已經深知華老是個治外傷的行家，別人還在那裏啾啾咕咕，低聲私議。

跟着華風樓將月牙鈎刀放下，重去打開一個藥瓶，仍用勺刀，舀出一些血紅色的藥

漿來，往傷口上一澆；登時創口如水沸一般，起了一層泡沫，又流出許多青水。華風棧另拿細棉，把藥沫毒水拭去。康海忍不住又道：「這是做甚麼？」唐林忙道：「噓！」康海不言語了；彈指翁笑道：「老兄，還是不大放心吧？……這也難怪，我彈指神通薄負微名，一生不做乘危害人之事；無奈人心相隔，不深知我的難免就拿不肖之心來猜度我。況且我趕上門來賣野藥，人家更不知道我葫蘆裏賣甚麼藥了。但是你們一夥裏總有行家，我這治法不能算錯吧？你且稍等半個時辰，病人自己就會告訴你。」康海含愧道：「你老乃是多疑，我在下是晚生下輩，沒見過的事太多，忍不住要逢人問問。我實是請教的意思，不知道這一問觸着甚麼忌諱了。」段鵬年在旁喝道：「住口，你這是對誰說話！老師，這位朋友好像我們求他一樣，又好像咱們安心害他一樣；老師請不必多此一舉了。」彈指翁抬頭凝眸，向唐林一看。唐林忙申斥康海道：「不要多說，你不會等老前輩治完了，再請教麼？」忙笑向彈指翁說道：「他們沒有見過這種治法，只覺得新奇罷了。」

彈指翁不復言語，又將那血色藥漿，往傷口澆洗了一些；一面澆洗，一面用新棉擦拭。工夫不大，傷口黑色盡退，露出紅肉。把小刀放下，對唐林說：「唐兄請摸一摸。」唐林依言一摸，喬建生左邊的臉雖沒有消腫，可是觸手已不甚灼熱了，只身上的燒依

然未減。彈指翁道：「你再摸一摸這兩位。」沒有別毒洗創的巴允泰和喬建才，傷處依然很熱。這老人道：「如何？」唐林做出佩服的樣子道：「老先生真乃著手回春！」彈指翁不答，轉對康海道：「你老兄也可以摸摸試試。」又向大家道：「你們要知道這藥力還沒有行開，並且還沒有內服藥呢。」遂往椅子上坐，道：「這得稍等一會，我再給他敷一回藥。」

唐林忙說道：「老前輩真有起死回生之力；還有這兩位，一發請你老人家費心給洗洗創毒吧。」彈指翁笑道：「最好容我先把這位治的見了效，我再給這兩位留下藥，你們自己動手就行了。」唐林向康海看了一眼道：「老前輩救人就要救澈。我們江湖道上，既已推誠相見，請不必多存顧忌。我們和你老萍水相逢，自知緣淺；可是你老年德并尊，久令人欽服。我們對生人不能不多疑，對你老決不會的。」峨嵋羣雄一齊舉手道：「我們都很信服你老。」

彈指翁道：「那是諸位台愛了，我就一發的獻拙吧。這治病也算是獻拙。」說罷哈哈一笑，這才徐徐起身，給巴允泰，喬建才等也挑破創口，用血色藥漿，連洗兩遍。沉了一會，彈指翁抬頭看了看天上星位道：「這應該多候一會，只是我不能久待了，好在也沒甚要緊。一重整刀圭，另敷上一種淡紅色藥膏。跟着操刀而起，先給喬建生割治起

來；把每一個創口直剝得很深，流出鮮血來，方才住手。喬建生忽然知覺回復，呼痛欲起，衆人忙將他按住。彈指神通華風樓的手法非常神速，只一眨眼間，將喬建生好幾處的毒傷都割好；又敷上藥，貼上小小的數貼膏藥，用布捆上。方才站起來說道：「行了。然後將巴允泰，喬建才也照樣治療了。收起刀圭藥物，環顧羣雄，對弟子段鵬年說道：「把這東西拿出去吧。」

第

六字。衆人尙在惶惑，虎爪唐林却恍然大悟，曉得這也是藥。人家這一回『贈藥邀和』竟是預定之策；彈指翁未來之先，早就這麼預備好了！

集

彈指翁接過紙袋，就在燈下打開了。果然是藥包，却只有三種，一種標着「內服」，兩種標着「外敷」。彈指翁將外敷的藥全扣下，揣在自己懷內，只將內服的藥交給唐林道：「這藥可分成十二份，給三位日服三份，恰服三天。還多餘三份，給別位受傷的分服吧。按說這三位受毒傷的應該天天換藥，可惜我沒有工夫了，我只是路過此地。但是剛才上的藥既是對症的藥，」說到這裏，仰面想了想道：「我再給你們留下一點外敷的藥吧。他們三位到明天午後，便可以大見減輕，你們可以問問他藥力如何。」遂將外敷的藥重又掏出，掂了掂，仍留下數包；說明敷法，穿起長袍，收起錦囊，看樣子便

要告辭。

峨嵋羣雄互相觀望。唐林忙道：「老前輩慢行，容我們替病人叩謝。老前輩外科的治法實在高明，我們還有一點貪而無厭的請求。」唐林想既已受了人家的恩惠，多受少受，簡直一樣，莫如連康海，快手盧所受的傷，一發也煩此老療治。快手盧忙露出自己的傷來，向華老率直求藥；康海却向唐林示意，拒不肯用。華風樓笑了笑，對盧登道：「你受的暗器傷並沒有毒；既然信得及我，那麼我也給你們留下一點藥吧。」另打開藥包，取出三貼膏藥，一包藥末，道：「先用藥末沖水洗，然後抹上藥膏，再用油布墊上，外紮布條便可。好了，好了，我告辭了。」對段鵬年說：「我們走吧。」

唐林，韓蓉，盧登等連聲道謝，一齊相送。康海一語不發，跟在後面。

走到院心，唐林惴惴不安的說道：「那個，：老前輩！」彈指翁回頭道：「唐兄有甚麼話？」唐林道：「這話我不該問，這三個受傷的人感念你老的活命大恩，我們應該教他登門叩謝。就是晚生，也應該趨謁問安。不過老前輩的府上遠在陝南，你老現時正在魯港，不知此地可有……你老可以留個見面的地點麼？」

彈指翁欣然停步道：「好，我的意思，倒不願有這些世俗的酬酢。我希望他們病好之後，還是回鄉的好，在此地多留無益。要知道，能發能收，才是……」康海道：「這

個，老前輩，我自己可沒有受過你老的恩惠。」

彈指翁陡然轉身，追前一步道：「你要受我一點甚麼，也很容易；除了藥以外，我還有別的末技，就是現在獻拙也行。」竟站住不走了；康海捧得臉通紅，情不自禁，把袖子一搖。唐林吃了一驚，忙推開康海，橫身作揖道：「老前輩，我們無功受惠，必有一報；所以才請你老留一個見面的地點。老前輩乃是高人，我們就不道謝，也得給你老登門道勞啊。他小孩子不會說話，喂，你快躲開這裏，不要多嘴！……」快手盧登忙過來，把康海推到屋內；他自己趕緊出來，陪着虎爪唐林。此時彈指翁聲色一變道：「好，明天下晚，我先請你們幾位到慶合長客店找我去。我聽一聽你們的意見；我也有幾句話，向你們諸位說明。依我想來，你們還是三天以內，早早回鄉的好。」把這『三天以內』四字說得格外響。說罷，一甩袖子，率徒直奔街門。

才到街門口，唐林等張皇失措，跟蹤送出；彈指翁回身道，「請，明天見！」唐林急抱拳道：「謝謝老前輩，我們一定遵命。……老前輩能多容三天限，我們更是求之不得；我們願意問一問承你老救命的那三位朋友。……」彈指翁道：「這也是情理所有的事，那麼三天以後，在慶合長客店見罷。」唐林道：「三天以後，他們好得了麼？」彈指翁道：「他們三位固然是不能見風，但若坐小轎，放下轎帘，照樣可以出門的。」說了

這句話，雙方作別，彈指翁飄然而去。

峨嵋羣雄目送彈指翁出了巷口，有的人還要跟綴，唐林連忙喝止。在門口遙望黑影，微微發怔，低聲對盧登道：「我們實在力不能敵，怎麼好？拚心搖頭，率衆人急急的回轉院中，關上街門。叫着盧登，和妻子韓蓉，急急躍登房頂，向外眺望了一回，方才下來，回轉到小東屋。」

房主人朱阿頓瞠目變色，惴惴不安，一疊聲的問道：「他們的口氣很硬，恐怕要驚動官面，再來找我們吧？」唐林揮手道：「你放心，沒有你的事。」叫過康海，快手盧登，低聲計議此事。盧登道：「這老人一定是彈指翁本人，決不是冒牌。」唐林道：「焉有冒牌之理？彈指翁臨行放下的話，老實說，是限咱們三天以後離開魯港。我們實不該受他的藥；可是不受他的藥，當場就得動武。光這老頭子，就不好惹；他們又來了好幾個人，我們又有這麼些受傷的人；我們固然不怕，但是受傷的人必死無疑。真是的，我們的落腳處，怎會教他根尋着了？」韓蓉發恨道：「一定是他們出來進去鬧的，該着現眼罷了。還有朱當家的，有你甚麼事，你怕個甚麼勁呢？」朱阿頓方要辯白，盧登搖手道：「朱大哥少說吧，我們得商議商議，怎麼應付他才好。」唐林道：「先給這三個受傷的人服藥吧。」康海靠着桌子，抱頭無語；聽見這句話，抬起頭來，咬牙說道：「

依我看，還是用唐師叔你老自己的藥！」唐林道：「你別糊塗了，咱們的藥要是來得及，治得好，我何必定要接受他的藥？你難道說我連去臉都不懂麼？老姪，你剛才的做太過了。你巴師叔和二喬都是衝着你來的；他們受了傷，你真個的教他們無救殞命麼？」

康海一聽，心中越加難過，半晌，掉淚道：「師叔，我決無此心。我只想從仇人手心裏討活命，是我們峨嵋派一生一世的恥辱。我只道你老的藥，能夠把巴師叔和喬表兄救治過來。」唐林道：「你怎麼這樣想不開？仇人登門送藥，用心甚深；我們還有功夫熬藥救治病人沒有？況且我們的藥又不很對症。」海棠花韓蓉道：「算了吧，康海到底年紀輕，你這麼責備他，教他何以自容？咱們還是趕快商量正經事要緊。」

唐林咳道：「商量甚麼，我們栽了。到底你們誰把踪跡給賣了？」衆人無言。

這時三個受傷的人俱已醒轉，果然傷痛輕減。衆人就聚在巴允泰的床前，反覆商量應付彈指翁之法。

次日清晨，峨嵋羣雄打發別人，到魯港各處淌了一遍；在慶合長客棧，先定下房間。

第四章 恩怨分明

當夜，彈指翁華雨蒼與多臂石振英，陳元照，謝品謙，梁邦翰等，回轉福元巷談宅

；向本宅談大娘，談維銘叔嫂，細說登門尋找峨嵋羣雄，贈藥逼和的經過。談大娘和談維銘連連拜謝。石振英等都稱揚華雨蒼這番贈藥市恩，挺身示威的辦法，實在妥當。又說：彈指翁設想的根究賊蹤之法太好了，果然從藥鋪下手，一下子把他們的窩掏着。談大娘又問此事結局如何？是否從此就完了？彈指翁華雨蒼捫鬚不言，沉吟道：「三天以後再看。」低頭思索良久，屏人對二弟子段鵬年說道：「這件事我看不能算了，不過是把這場是非攬到我自己身上來了。峨嵋派乃是西川有名的祕密會黨，從來匪眦必報，操行不軌；他們怎肯屈於勢力，從此罷手？鵬年，我打算教你趕緊回家，告訴你師弟，師姪們一聲，教家裏多留他們一點神。」段鵬年道：「這是要緊的，但是師傅這裏呢？」彈指翁道：「由我跟你師妹兩個人做伴行了。」段鵬年道：「不過弟子不放心。」彈指翁笑了，說道：「我雖年老，自己還能照應自己。不過，我並不是教你今天回去，我打算在三天以後。」

彈指翁又向石振英，談大娘等商計，暗暗派人出去，不時巡視，防備着峨嵋派的舉動。但是峨嵋羣雄只忙着療傷救死，並無異動。只在第二天，看見他們派人僱轎，又看見派人到碼頭僱船。石振英向華老說道：「師叔，他們或者是要逃走？」華雨蒼道：「不管他，我們還是準時踐約。」

轉瞬過了兩天，彈指翁先一日偕石振英，離開談宅，到慶合長客棧，就搬到石振英原住的房間內等着。到了次日，還沒到過午，忽然外面巡風的人奔來報道：「朱阿順家叫了三乘小轎，直抬入院中。現在這三乘小轎已經出來了，沒看見坐轎的是甚麼人，或者就是踐約的。」彈指翁道：「哦！」心中一動，不覺生氣道：「我明白了！」石振英道：「怎麼樣？……噢，是三個受傷的人單來了把？」

第 巡風的人仍然避道出去，屋中只留彈指翁。石振英悄問彈指翁：「用小姪在場不？」彈指翁道：「不用。」石振英遂引陳元照，退到隔壁房間，暗中爲助。

二 過了一會，三乘小轎同另一個男子，一直進了慶合長客店，在第十一號房預定的房門口打住。三個人下了轎，俱都穿着肥大的長袍，帶風帽，把頭面遮住。彈指翁在四號房間，穴窗看明。此時剛到辰巳之交，隔壁的石振英把板壁連敲了三下，說道：「師叔，是三個點子，全是掛采的。」彈指翁隔壁低聲說道：「不要敲了，我知道了。」約定是三天以後，過午相見，雙方的人都已來到，只是現在還沒到時候。彈指翁在四號房間的板牀上，盤膝靜坐，閉目挺胸，徐徐吐納，不覺光陰悠長。

過了好久功夫，十一號房中進去的四客，一無動靜，那三乘小轎也不打發走，仍停在院中。彈指翁把眼一睜，徐徐下地，穴窗一看當院，日已近午。痰嗽一聲道：「茶房

！」店夥應聲跑來，彈指翁道：「你去把十一號房的三位客人請來，就說我姓華的請。」店夥說：「你老姓化？你老認識十一號那幾位客人麼？」彈指翁道：「你不用管，我和他們有認識；你只要提明姓華，他們就明白了。」店夥依言出去，片刻之間，那三個穿長袍帶風帽的人，跟着店夥，一步一跛，向四號房走來，那個步行的人獨留屋中。

抵面相見，三個人低頭叫了一聲：「華老前輩！」店夥得店夥出去，將風帽摘下來，露出頭面：正是巴允泰，喬建生，喬建才三個人；面帶病容，頂上腮上，受傷處仍舊貼着膏藥，是華老贈的。彈指翁拱手道：「三位喜占勿藥了，唐兄他們呢？」二喬不答，拿眼看着巴允泰。巴允泰回手將門掩上，方才啞聲答道：「老前輩，晚生等爲友所邀，仗義助拳，一時誤中毒傷；爲酬知己，自分了此一生，也是分所當然。何期萍水相逢，得承老先生慷慨贈藥，回生起死，使頑軀又得苟活，皆拜老前輩之賜。我們無以爲謝，就是幾個響頭！」向二喬一點手，三個彪形大漢不容攔阻，一齊跪倒在地，磕了幾個頭。彈指翁皺眉微笑，略略攔了攔，也不再攔了，只說道：「不當！敢請位請坐！」

巴允泰等自覓下座，在板床上側身坐了。經這一番勞動，臉上痛苦之象昭然；喬建生更是勉強，頭上冒出汗了。彈指翁也不客氣，就坐在椅上，對三人說道：「三位的傷都見好麼？」三人闐然答道：「好多了。」巴允泰說道：「老前輩的藥實在是好。不過

那天夜裏，晚生三人俱都昏迷不醒，只道是同伴給我們救治；萬沒想到承你老人家，誦路垂救，大施刀圭。因為這個，我三人無意中生受你老救命的大恩，我們自當畢生啣戴。此後你老如有差遣，我們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。」說罷，目視二喬；二喬齊聲道：「是的，華老前輩，如有差遣，我們感恩圖報，萬死不辭。」

彈指翁微然一笑道：「這更不敢當。江湖上陌路援手的事太多了，區區贈藥何屑掛齒？但是我老拙也說不定有風火的事，要奉煩你們三位英賢的，只不過三位貴姓大名？這一位可是姓巴？」

二 多臂石振英此時正在隔壁附耳窺垣，心想這三個人未必肯留真姓名吧。不道三人預有商計，聽彈指翁問到此處，脫口答道：「晚生姓巴，名叫巴允泰；他二人是親兄弟，這個叫喬建生，這個叫喬建才。」說的全是實話。

彈指翁道：「哦，久仰久仰。不知三位和本地飛刀談家有何仇怨，可否說與老拙聽聽？若可化解的話，請你們儘管指出道來。要知道我與談家也素無瓜葛，只不過憐惜他家父死子亡，只賸下寡媳弱子。替諸位想，似不值和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男人，一個孀居守志的婦人較量；那豈不是勝之不武？」巴允泰忙道：「老前輩大概不明白，這事實與晚生無干。」彈指翁道：「你聽着，我還有話。我知道尋仇的另有正主，你我全是

局外。我是因有別的事，路過此地，聽見這場糾葛了；打算憑我這張老臉，轉煩你們三位，向貴同伴求個情。倘或他們結怨太深，我一個局外人，決不想硬按頭皮強勸架的；這一點要請諸位明白。」

喬建生欠身道：「那好極了！」巴允泰忙道：「在前輩面前，你不要多嘴。華老前輩，你老這番意思，昨夜我甦醒過來時，已經聽他們說過了。你老乃是前輩成名的英雄，我知道你老是一碗水往平處端的。你老所說化解的話，誠然是好意；按理說應當謹遵台命，勸解勸解他們。不過晚生還有下情，勸解他們實有難以啓齒的地方。你老久在川陝，一定曉得和飛刀談家結仇的，並不是我巴允泰和喬家弟兄。跟談家真有樑子的，乃是另有人在。這一位的姓名，晚生也不便說出來。但是，晚生從前却欠過這人的情；這一回不過是受人之邀，義不容辭，方才來的。晚生三人已經爲朋友受了重傷，險些把命賣了，自覺已經對得過朋友了。他們現在還找談家報仇不報，只好隨他們自己鬧去。不過有你老在這裏，料想他們總得閃個面子，往後可就不知道了。我們三個人從此束手後退，不再聞問；晚生們慚愧，只能做到『恩怨分明』這一點。你老是我三個人的恩人，在恩人面前，斷不敢說假話。不瞞你老，我們今天叩謝了你老，明後天就要回轉原籍去了。我們還要養傷，決不在此地盤桓了。」二喬在旁插言道：「晚生們都是這個意思。」

我們生受你老的救命大恩，我們三個人雖不敢言報，也要永記在心。他們的仇恨，我們只好丟開手不管；若教我們轉過頭來，給他們說和，我們實在沒法子出口。」

彈指翁焦黃的面孔忽然變赤，厲聲大笑道：「哈哈哈哈哈，我早已料到，你們不必說了。恩怨分明，也是大丈夫應做的事。我已說明，我決不會借着贈藥，強來逼和。告訴你們三位，我救了你們，只如浮雲過眼，我一點也沒有記在心上。至於你們自說與談家無仇；其實有仇無仇，與我何干？可是我未嘗不想替大家了事。你們與談家有仇的到底是誰……」巴允泰剛要辯白，彈指翁又已說下去道：「老實說，我也早有個耳聞，我自

然有法子對付他。你們能袖手不管，這就很好；你三人何時離開魯港？」

二 巴允泰和二喬道：「至遲後天。」彈指翁道：「好，應該這樣！」

巴允泰與二喬面面相覷，彈指翁的話越說越硬，跟着道：「我只煩你三位一點小事；暫借尊口，請回去告訴你那令友康唐二位；就說我說的，我要請他們即刻離開魯港！如果他們有甚麼別的話，我家住在陝南山陽縣，儘管教他們找我去。」說罷，傲然站起身來，道：「三位病體剛好，不宜久談，請回去吧。」

巴允泰尚欲有言，彈指翁已然板着臉，做出送客的樣子。只得向二喬施一眼色，一齊站起來；向彈指翁，很蹣跚的施禮告別道：「老前輩這番意思，我回去一定告訴他們。」

。」又長嘆一聲道：「老前輩當知我們的難處，我們現在可以說兩邊受擠。老前輩是在我們昏憫時，救了我們的性命；我輩知恩感德，我輩敢當着你老誓言一句，晚生三人有生之日，必不走近魯港一步；這是一。老前輩如有使令，只要賞信，晚生定必一呼立至，生死不辭；這是二。這兩件事我們三人誓必終生遵守。惟有談家門的這件事，晚生實實在在不能多說一句話。」

「兩邊受擠」這句話打動了彈指翁，不覺爲之動容道：「你們不必爲難。你們能照你們的話做，我就很承情了。我也不留你們三位，山高水長，相見有日吧。」巴允泰二喬齊說道：「是的，山高水長，相見有日。」長揖作別，出離四號店房。三個人一步一癘，往小橋邊上走去。彈指翁忽然追送出來道：「巴兄，這有一點藥，送給你們三位，是三包內服的，六帖外敷的。」巴允泰只得拜受，把那伴送的步行人喚出來，上了小橋，出離慶合長而去。

彈指翁眼看三人去遠，一回頭，見多臂石振英和陳元照湊到身邊，因說道：「石賢姪，你看此事如何？」石振英道：「不好，恐怕是把毒攬到師叔你老自己身上來了。他們峨嵋派這一回栽得太重些，那能就此鍛羽回去？」陳元照道：「我們應該綴下他們去。」彈指翁笑了笑道：「自有人暗綴他，我們回去吧。」

算還店錢，同返福元巷談宅。將店中會見仇敵的情形，雙方的言語，都告訴了大家。梁公直道：「這姓巴的真狡猾，他竟用『恩怨分明』四字，把華老前輩贈藥救命之恩，輕輕推開，他分明是不肯解仇。」大家都都這樣想，一齊請示彈指翁：「還得戒備不？」彈指翁道：「照舊戒備。我已經催逼他們速走；料他們受傷的人很多，也未必敢久戀，但總小心一些好。」低頭想了想道：「振英賢姪，今夜陪我到他們的巢穴，再看一看；不過不必驚動他們。三天以後，他們如果還不走，我就對不起他們了。只好打人家一拳，須防人家一脚，我今天就想打發段鵬年，回山陽縣去。」梁公直道：「何必勞動一段二爺？我看可由我們鏢局，派人專程到你老府上送信。你老人家在當地久負盛名，又有好徒弟，好徒孫；峨嵋派縱然豪橫，料他不敢惹吧。」彈指翁搖頭道：「這不僅是門力的事，須防他們不時窺伺，潛施暗算，也跟這裏一樣。」

談大娘和談家一齊刺促不安道：「爲了我們的事，給你老人家添了麻煩，我們實在過意不去。」彈指翁笑道：「這是我願意自找啊。此時搏沙女俠華吟虹在談大娘身畔，並肩坐着；彈指翁道：「要不然，紅兒，你先回去呢？給你母親送個信，就題我得罪峨嵋派了，教你母親早晚門戶上多加小心；或者把你舅舅請到家中，照應照應。」華吟虹站起來，答應一聲「是！」可是心中很不願回去，低聲告談大娘道：「大姐姐，你告訴

爹爹，還是教我二師哥回去得了。」她這裏稍一啾咕，彈指翁已經看出來，道：「你不願回去，是不是？你跟大姐姐說甚麼了？」談大娘忙道：「還是請段二哥回去的好；么妹一個人回去，一路上車船店脚，也很麻煩。」彈指翁面對華吟虹道：「我還沒有打定主意呢，你這丫頭就慌了？」向梁公直舉手道：「我就先麻煩你們鏢局吧，越快越好，先給舍下送個信去。」梁公直忙答應着，派人回蕪湖，立遣鏢局中人，專程赴陝去了。

當天下午，談宅設筵款待各處邀來的武林朋友。邀來的這些人雖然什九靠談大娘倪鳳姑的面子，席面上仍由談秀才談維銘作主人。男客有十幾位，自然齊推彈指翁坐首席，女客只有搏沙女俠華吟虹一人。飯後天色尚早，彈指翁也不客氣，便指揮羣俠，分頭出去監視峨嵋派羣雄的舉動。原定三更後，彈指翁便與石振英，重到朱阿順家走一趟；不過才過二更，派出去的人先後回來；報說那三個受傷的人，巴允泰和二喬兄弟，已經上碼頭，坐船走了。朱阿順家門口，一出一入，竟沒有甚麼人。經仔細窺伺，沒有看見唐林和韓蓉夫妻，也沒再見康海和快手盧登幾個人的形跡。石振英向彈指翁說道：「莫非他們都溜了不成？」彈指翁道：「也不見得；賢姪，你同我走一遭吧。」衆人道：「何必勞動老前輩？」即由石振英，陳元照叔姪做一路，前往朱阿順家私窺；另派謝品謙，米元濟等到碼頭查看。

三吏人靜，多臂石振英動身，帶上暗器兵刃，陳元照帶了串字銀花簪，繞從談宅鄰院，來到街上。石振英對陳元照說：「你現在看見了江湖人物了吧，你看甚麼樣的人都。有。」陳元照果然深覺奇異；那彈指翁華風樓高額深目，黃面短髯，很像個清真教徒，又像個清貧老儒；兩隻眼釘人一下，却很厲害。那梁公直父子又很像個糧行老板和少東，老的很樸素，少的很奢華。其餘衆人形色打扮也各不同；只是挺胸昂首，多少帶出奉師氣來。石振英和彈指翁年歲相差無幾，可是石振英持弟子禮甚恭；彈指翁儼然以尊長自居，這也是陳元照看不慣的。

二 石陳叔姪一面走，一面低聲把彈指翁父女議論了一陣。石振英說：「你看你這師姑多麼英爽，可是在她父親面前，是多麼聽話。」陳元照只微應了一聲，心想：「她不過是個女孩子罷了。」羣俠會議時，陳元照側居末座，一句話都插不進去；華吟虹坐在倪鳳姑身畔，也是一言不發，只用冷眼看罷了。兩人眼光有時相碰，陳元照把腰一挺，故意裝出傲態來。搏沙女俠看到眼裏，不由蘊怒；就惡狠狠釘他一眼，陳元照也惡狠狠還釘她一眼。兩個人一聲不響，只有四隻眼在暗中打架，較量。陳元照此時拔步夜行，踵隨伯父；一想到這裏，不幸失笑出聲道：「這丫頭，看你怎麼樣！」

石振英聽見了，猛然回頭道：「你說甚麼？你不要小看那個女賊，你不看見她穿鐵

尖鞋，打毒蒺藜麼。她一定是西川唐大嫂的後人，很不好惹的。你看你師姑，小小年紀，到底把她打跑了。但是我料這女賊必不輸氣，早晚要找尋你師姑的。此刻我們窺探他們去，你千萬多留神這個女賊，別人倒在其次。你不要大意，越是女子應敵，越難招惹。你看你師姑，實在是將門虎女，你看她和那女賊對刀的時候，手勁夠多麼大；閃蒺藜，發毒砂時，眼神夠多麼快。老實說比你強多了；人家還是個沒出閨的姑娘。聽談大嫂和段師弟說，她這次又是初試身手，和你一樣；可是她連戰數敵，穩紮穩打，智勇兼備，實在很難得。」原來石振英錯當陳元照是罵韓蓉了，倒把搏沙女俠誇了一頓。陳元照默然不答，叔姪二人仍然前走。

轉瞬間，到了地方。石振英招呼陳元照，止步窺望。本想朱阿順家一如前夕，必有戒備；那知此時由四面鄰巷繞起，以至繞近朱家前後門，外面連一個巡風的也沒有。登高一望，房上也沒有安放瞭高的人。石振英忙引陳元照，先到朱家對門，把預伏的人招呼出來一問；據說峨嵋羣雄大概不知甚麼時候，已經全溜了，連朱阿順也沒在家。

石振英聽罷，重躍上鄰近房頂，與陳元照分兩面淌過去。已迫近朱阿順家，但見全院昏黑，只東小屋有燈光。石振英掏出面幕帶上，陳元照也將面幕帶上。叔姪二人賈勇前進，躍上朱家的後牆；試投問路石子，只聽「吧達」的一聲，院中毫無反響。沉了一

沉，登牆一竄，雙雙上了宋家的正房後坡，仍然是如入無人之境。石振英側耳傾聽，半晌不動；陳元照不耐煩，向石振英一打手勢，要往院中硬跳。石振英急急攔阻，命陳元照持兵刃，在房上巡風；他自己從正房後坡，蛇行到東小屋屋頂。貼房脊往院中探頭，牆角暗隅一點埋伏沒有。又側耳細聽東小屋中的動靜，穩穩似聞兩人共語。

石振英向四外瞥了一眼，陳元照恰從正房房脊後探出半個頭來。石振英衝陳元照一揮手，便要施展『倒捲簾』的功夫，探窗下窺。轉念一想，又不這樣做了；索性從東小屋後坡一溜而下，落到平地。脚尖點地，輕輕伏竄；轉到了前面，立即蹲身伏行。直到東小屋窗根下，這才聽得屋中人語，似一男一女。忙又四顧，手沾唾津，點破紙窗，側一目往裏看時；原來是孤燈一盞，板床一副，被中睡着一個婦人，地上蹲着一個脚夫模樣的漢子；正在那里擺弄火爐，燒煮甚麼。那婦人倚着枕頭，半探身軀，做出呻吟之聲。石振英聽了一會，很像是尋常的夫妻，午夜共談，和峨嵋派尋仇之事渺不相干；可是燈影裏看那桌椅陳設，正是三日前峨嵋羣雄借寓之室。石振英要端詳那個男子的面貌，偏又背着燈亮，只見衣履，不見面目。

那男子打着呵欠，用一把蒲扇，煽那炭火爐子，這爐子恰好正是峨嵋派唐林預備煎藥的東西。那婦人說：「怎麼還沒有得呢？」男子道：「臭娘們，就是你的事多！你得

等着呀，鍋連響都沒有，那裏就得了。我累了一天，回來還得伺候你，你倒心急了！」婦人好像不悅，喃喃的罵道：「人家要是沒病，才不求你哩。都是朱大叔招惹的；也不知那裏來的這些爺們，把人家攪了好幾天，連覺都沒睡好；人家又是個重身子，又有病，誰禁得住啊！你一出去，總不想回來；只願灌你那黃湯子，就把我一個人拋在這裏，死活都不管。那天晚上，沒把我吓死；半夜裏忽然鬼哭狼嚎的叫起來了，說是治病，那像治病，倒像宰人。好容易盼你家來了，央告你這麼一點小事，你倒罵起我來了。」這一男一女，一個在床上，一個在地下，一句頂一句的拌嘴。

多臂石振英窺伺良久，並沒有聽出要緊的話來。方要退身，轉奔上房；忽然那男子直身起來道：「好了，你往肚裏塞吧。」將爐上的沙鍋打開，熱氣蒸騰，似煮的是食物，不似藥物。盛了兩碗，先遞給婦人一碗；那婦人從被窩中披衣坐起來，捧着碗吃。男子端了一碗，坐在桌旁，對着燈吃。室暗燈昏，也沒有看清吃的何物；並且兩個人都面對桌燈，都不回頭望窗。那婦人似嫌湯熱燙嘴，且吹且啜，口中仍然嘵嘵的說道：「到底他們還不來？」那男子道：「來？來甚麼？他們鬥不過人家，回去搬兵去了。你放心罷，三年之後，他們許來，現在決計不回来了。」婦人道：「這裏頭有朱大叔沒有？」男子道：「有他甚麼事？朱大叔不過跟他們裏面的一個人有個認識，他們借房子尋宿

，照樣找他娶房錢。後來知道他們是來找人鬥氣的，朱大叔就很不願意；跟他們連哄帶勸又吓嚇，算是把他們開發走了。」

石振英聽到這裏，提起神來。那女子又問：「真的麼？」男子道：「怎麼不真？告訴你罷，這和朱大叔一點干涉也沒有，跟咱們更不相干；咱們連他們到底跟誰鬥氣，都不知道，別的更說不上來了。你老娘們家，嘴裏千萬要嚴密，不許往外胡說。現在他們一個個都走淨了，他們是怕人綴；他們由打昨晚就偷偷溜了。」婦人道：「不用你說，

我早知他們溜了。連那個女的，他們一共不是七八個麼？不是分兩撥走的麼？」男子道：「你知道就得了，何必還叫我在家給你做伴？沒有可怕的事了，你還啾咕甚麼？」那

女子嗤的笑了；男子罵道：「我知道，依着你的心願，把我整天拴在家裏才好。」女子道：「人家不是有病麼？」男子唾道：「有賤病，有想漢子的病！」女子把身子一扭道

：「那個亡八烏龜子才想你呢；你死在外頭，老娘也管不着！我知道你不肯回家，是迷着那個小老六。」那男子笑罵道：「臭婆娘，你是醋泡的！……」

聽到這裏，多臂石振英暗唾了一口。這不過是一個醉鬼脚夫，和他的裝病妻子，半夜起來吃夜食罷了。但是話裏話外，已經聽出峨嵋七雄報仇負傷，知難而退，果然是掃數走了。但還有可疑之點，那受傷的三人是先乘轎，後坐船走的；那沒有受傷的三男一

女却不知從何時，用何法，悄離魯港，更不知逃往何處。石振英在院內毫不顧忌，搜查了一遍；有燈處破窗窺看，沒燈處也照樣摸黑窺看了。房上的陳元照等待不及，竟也騰身躍下平地。叔姪二人輕身躡足，在院中連轉數圈；既不見峨嵋羣雄的踪影，多臂石振英從身上取出一把匕首，和一張沒有字的紅單帖；用匕首穿紅帖，走到東小屋。手腕用力，往楹柱上一插，深入數寸，只微微錚的響了一聲。屋中夫妻仍然吃她的夜食，連頭也不回。石振英冷笑着，又掏出一把鐵沙子，用一塊布包着，輕輕放在外面窗台上。刷的往後一倒竄，來到院心，向陳元照微微噓唇道：「走！」

陳元照猶豫猶豫，往屋中一指；石振英搖搖頭，一伏身，嗖的竄上西南牆。陳元照也就一插銀花雙簪，跟蹤躍上牆頭。退到西鄰高處，陳元照要往下跳；石振英忙說：「等等！」掏出三枚問路石子，握在掌心。就在這時候，忽聽見東小屋吱的一響，門扇開了。石振英急一伏身，把陳元照拖了一把，齊伏在房後，又急急的探頭釘看朱家院內。半晌，院中「吧達」的大響了一聲，東小屋的燈光驟然一明一滅。石振英冷笑道：「元照，你看！」忽然，東小屋的門扇「吱溜」的一闔一開。條從屋中竄出一條人影，往簷下一站，仰頭看天。復一轉身，竟奔窗台；探手一摸，似將鐵沙子的布包撈到手內。又一回手，似將楹柱上的匕首拔下來；目不旁瞬，退回東小屋，東小屋的燈火又一明

滅。

陳元照直起身來道：「這是行家？」多臂石振英惱怒的說道：「自然是行家，好東西，還來這一套！」說罷，一攢腕力，抖手將開路石子發出去。第一枚疾如箭駛，恰落在剛才那人站立的地點；第二枚石子同時脫手出去，「咕碌碌」一響，由東小屋房頂，「吧達」，落在實地。第三枚也打出去了，却撲地穿窗打入東小屋內。東小屋黑忽忽燈光已滅。——把個初涉江湖的陳元照看了個迷迷忽忽，不知甚麼用意。

多臂石振英挺身立在鄰房，又看了一會，道：「走吧！這三枚石子就是催駕，教他們趁早滾蛋！」說着，跳下房來，率陳元照逕回福元巷談宅。這時候，派往碼頭的人已早回來，據說碼頭上不見峨嵋派的人物。談宅小樓上只有談大娘倪鳳姑，搏沙女俠華吟虹，和老鏢師梁公直，挑燈而待；樓下院內伏着幾個邀來的壯士。彈指翁和段鵬年師徒已經跟踪出去，還沒有回來。石振英笑道：「師叔到底不放心，自己出去了。」剛剛說到這裏，樓門一響，華雨蒼含笑走進來道：「我怎麼不放心，你辦的很漂亮；這麼辦，對極了。」

衆人一齊動問，彈指翁含笑不語；石振英遂將所探所行，說了一遍。衆人也道：「這樣子辦，很好。」梁公直道：「只是稍硬一點。」彈指翁道：「這就很客氣了，我還

是看在他們上輩的情面。你要知道，他們太不知進退了。」

一宵度過，次日又去搜尋。連搜三日，碼頭上確未瞥見峨嵋羣雄唐林夫妻的面；猜想他們或已走陸路，奔回去了。彈指翁不禁大怒道：「他們不該悄悄的溜走。他們應該或長或短，給我一個答覆。像這樣不哼不哈，這是什麼道理？這些貪生怕死的東西，我總得教訓教訓他們。」梁公直道：「老前輩不要着急，你老不放心的是怕你老離開此地，他們再來騷擾。這不必顧慮；談五爺和我也至交，他的後代，我託在近鄰，理應照顧。」彈指翁道：「我實不能在此地跟他們久耗，我也沒有閒工夫綴他們去。既然梁兄如此幫忙；那麼，我再安排一下，我打算十天以後再走。」

談大娘聞言，十分感激；到底是老輩英雄，做事有始有終。當下，彈指翁安排起來；由陽原籍已派人送信，料自己的兒孫門人足可自衛，不必罣念。現在只想法保護談家便足，有梁公直協助，一切都放心了，再不怕賊人久耗。

在魯港又住了幾天，始終沒人碰見峨嵋羣雄的面。彈指翁便把二弟子段鵬年暫留在談家，決由自己同着女兒，先到蕪湖，再赴如皋。又問多臂石振英：「你要到鎮江，找朱大椿，黃元禮，究有甚麼事？」多臂石振英說，率養子陳元照閱歷江湖。彈指翁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原來是攜子出山；你不知朱大椿，黃元禮，現時都離開鎮江了麼？」

多臂石振英道：「這是何故？莫非他把鏢局子收了麼？可是上年他還給我來過信呢。」彈指翁道：「鏢局收不收，我却不曉得，大概沒有收。你原來不知道，朱大椿和黃元禮聽說都到淮安去了。淮安府最近出了幾樁大案子；內有遼東大豪，叫做甚麼飛豹子的，忽然來到你們江南地方，闖萬兒來了。人又精明，武藝又高，聽說存心專要跟你們江南鏢行人物作對。這個人說是姓袁，早先也是太極門的；不知爲了甚麼，和俞劍平結了仇隙，已經把俞劍平保的一批鹽鏢邀劫了去。俞劍平這一下，栽得很重。」

石振英一聽愕然道：「小姪在家裏，也聽人影影綽綽的說過。據說一共二十萬銀子的鹽課，乃是由鐵牌手胡孟剛，和十二金錢俞劍平，兩家鏢局合保的。行經江北大縱湖，被這個飛豹子一衆約有百十號人，把銀子全劫了去。這件事鬧動江湖，小姪起初不相信，誰知竟是事實。不過後來聽說，到底仍由十二金錢俞劍平把鏢奪回來了；怎麼至今還沒有了結麼？咱們江南武林也沒有人出頭，給他們和解麼？」

梁公直插言道：「沒有，誰也不認識這位飛豹子；想給他們和解，也苦於沒法子插嘴，插手。」

彈指翁笑道：「十二金錢俞劍平以太極拳，十三劍，和金錢鏢三絕技，稱雄武林，世無敵手；想不到臨老栽在一個遼東外客手內。這個遼東客袁飛豹也是老頭子了，只說

不清他的出處；有人說他和俞劍平是師兄弟，這話不知是否屬實。」

梁公直道：「的確是實，聽說還是俞鏢頭當年的師兄哩。這個人初到江南，人生地疎，不料他竟和芒碭山的雄娘子凌雲燕勾結上。這凌雲燕是個後起的綠林，生得姿容秀美，類似女子，平素慣假扮女人。有人說他的出身本是徽州戲班一個唱武旦的，却學會一身飛縱的功夫；在芒碭山嘯聚了一二百人，喬裝婦女，騎着小驢，到各處亂逛。遇見不睜眼的貪色漢子，拿他當女人調戲，必被他劫財之後，梟首斷肢，手法非常的毒辣。可是他有不劫，江湖上反誇他是個義賊。這個人忽然男裝，忽然女裝，遊遍了江南江北。他每出去一回，改一回打扮；招子不亮的人，再認不出他的廬山真面。飛豹子得到他的臂助，才在江南大鬧起來。起初飛豹子劫走鹽鏢，被俞鏢頭搜根剔齒的找到；兩個人比武賭鏢，到底鏢歸俞手。不過後來又出了枝節，這飛豹子和雄娘子凌雲燕跑到淮安府，掀起數件大盜案，件件都指定俞某人。官府上明知是仇人嫁禍，無奈俞鏢頭到底脫不了心淨。目下他正撒紅帖，大邀羣雄；要和飛豹子，雄娘子決一死戰。老前輩想必接着他們的請帖了吧？」

彈指翁手捻灰髯笑道：「我這回出門，一來是到如皋，訪一個朋友；二來就是到淮安看看。」

多臂石振英聽了，低頭尋思良久，忽然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師叔，你老要往淮安府，幫助鏢行，門門這個飛豹子麼？」彈指翁道：「我伏處故鄉，已有多年，未免有點靜極思動。我和俞鏢頭並不怎麼親近，霹靂手童冠英却和我是莫逆之交；是老童再三勸駕，趕巧我又別的事要到如皋，所以就答應他們了。我也想看一看這遼東飛豹，和這雄娘子凌雲燕的爲人。振英賢姪，我們武當派的朱大椿和黃元禮叔姪全被邀去了；所有江南武林差不多全去了，你何不也去湊湊熱鬧？」

石振英仍在尋思，半晌才答道：「小姪本要往鎮江去，師叔既要往淮安助拳，小姪理當奉陪。你老不知道這個十二金錢俞劍平，敍起來還是我當年開蒙時的師兄哩。他不是文登縣綢緞丁門下的弟子麼？」

梁公直道：「不錯，十二金錢俞三勝俞鏢頭，他正是丁門弟子；原來他竟是石四哥的師兄，這可是巧事。」

彈指翁和石振英一齊問道：「他怎麼叫俞三勝？」梁公直啜了一口茶，說道：「俞鏢頭善打太極拳，善用太極劍，又善打十二金錢鏢；這三絕技唯有他一人獨擅，因此有人稱他爲三勝將金錢客；有的時候人們又叫他爲俞三勝，乃是魯南武林新近送給他的綽號。」彈指翁華雨蒼對梁公直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們振英賢姪，當初本是太極門；後

來才改學武當派，投入我們二門師兄齊宣穎門下。」說至此，面向石振英道：「早年我聽你師傅告訴過我，我倒不曉得你和俞劍平還是同學。如此說，你從前是山東文登縣丁朝威丁老師傳的門下了。我們師兄常誇你性情堅定不移，可是的，你既入太極門，爲甚麼忽然更改門戶呢？」石振英浩然長嘆道：「一言難盡，這也是我當時少年任氣之過。我投綢緞丁老師門下的時候，我才十幾歲，比元照還小得多。先父和丁老師是朋友，丁老師待我也很好。無奈當時那位掌門師兄待我們太已嚴苛，開口就罵，舉手就打；是我受不了，才賭氣告退的。當時只對老師說，回家完婚，我便一去未回。又過了幾年，才承我們齊老師把我收下，並不是我見異思遷的啊。」說着一嘆；彈指翁聽了，點了點頭，不由引起自己的心事來。二十年前，華老也是因掌門大弟子脾氣不好，才把他逐出門牆，將二弟子段鵬年提拔起來。多虧自己措置得當，門戶內沒有生出枝節；武林中以大壓小的事太多了。涉想及此，捫鬚慨然；忽詢問道：「振英，你說你那位掌門師兄欺負你的，他姓甚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姓袁，叫袁振武。」彈指翁道：「噢，這就對了。公直兄，這個跟俞劍平做對的遼東客飛豹子不是也姓袁麼？我說振英，你那位袁振武袁師兄，他是那裏人？可是遼東人麼？是不是他和俞劍平同師學藝時，也鬧過意見？」

多臂石振英心中竊然一動，忙道：「我那掌門師兄的確姓袁，可不是遼東人，他是

直隸樂亭縣袁家莊的人。」梁公直也不由聳然道：「人是活的，地方是死的；這位袁振武袁爺不知算到現在，多大年紀了？」石振英捏指計算道：「大概五十多歲，不到六十，好像至多比我大六七歲。」彈指翁拍案一笑道：「這可很對景了。公直兄，這個飛豹子甚麼長相？不也是五六十歲麼？」梁公直道：「不錯，是五六十歲的一個精悍老人，赤紅臉，豹子頭，豹子眼。……」石振英道：「哎呀，這可不是袁振武麼？他身量很魁梧，大概比我高半頭吧？」梁公直道：「差不多。」

二 在屋衆人一齊詫異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」都以爲這個姓袁的飛豹大盜，什九就是太極門丁朝威的弟子袁振武；這其間最覺希奇的，乃是袁俞二人又都是石振英的師兄。衆人齊問石振英道：「石老英雄，你老不是要往鎮江鏢局去麼？何不逕到淮安府，看看熱鬧去呢？現在十二金錢俞劍平千里傳書，大邀各地武林英雄，要和飛豹子，雄娘子綠林雙雄較量短長。那飛豹子和雄娘子凌雲燕，也正廣傳綠林箭，要和江南所有的鏢行挑鬥到底。這正是一場獻藝爭雄，炫才闖萬的好機會。石老英雄何不攜帶令姪，往淮安府走走？石老英雄，你在家納福，大概不曉得江北鏢行大舉尋鏢的事，已經鬧了個翻江倒海。俞老鏢頭在寶應湖高良澗一帶，和飛豹子對抗了許多天。鏢行這邊有智囊姜羽冲，夜游神蘇建明，青松道人，霹靂手童冠英，綿掌紀晉光，無明和尚諸人；飛豹子那邊，有

一豹三熊，有子母神梭武勝文，雄娘子諸人；連綠營，緝私營都驚動了。這也因為飛豹子，和雄娘子凌雲燕，子母神梭武勝文，鬧得太不像了；他們竟聚了二三百人，明目張胆的設伏誘敵，綁擄行人。官面上本爲查找十二萬鹽鏢，各處搜捕大盜；當地官廳一聽此訊，立即由一位游擊，帶領三百多名綠營，和水師營十多號快艇，火槍大砲的，把雄娘子，飛豹子，和他的黨羽包圍起來，竟開了火。可是，到底沒把豹子捉住；他帶領着他的黨羽，夜渡三湖，全都跑了。臨走還留下斷箭一枝，柬帖一封，公然向俞劍平放下『一輩子不算完』的恨話。那個雄娘子凌雲燕也惱了，說是鏢行和綠林道較技賭鏢，乃是武林風氣所許；怎麼俞老鏢頭明面糾衆較武，暗地勾結官府剿辦他們？那子母神梭武勝文又落得棄家而逃，更遷怒到俞鏢頭身上。因此這雄娘子凌雲燕和子母神梭武勝文，也都放上了『改日再見』的話。其實俞老鏢頭冤枉極了，綠營和水師營剿匪起賊，乃是另一碼事，俞老鏢頭事前一點也不知道。」

梁公道道：「聽說這場誤會，是黑沙掌陸錦標弄巧成拙，惹起的麻煩。振英老兄，我勸你趕緊往淮安府去一轉吧。你那朱大椿師兄，黃元禮師姪早已參預其事；聽說朱老哥還和飛豹子賭過梅花樁。我想憑石老兄這身功夫，又和雙方是舊日同門，很可以到場看事做事；能夠從中轉圜一下，豈不更好？」衆人道：「那末一來，石老英雄定必名震

江湖。你想許多著名的鏢客，成名的英雄，都不能把這件事消解了；你老人家既和袁俞二家都有同門之誼，倚仗你的老面子，給他們私下裏和解了；省得經官動府，雙方都要感激你的。武林道本來爭得是一口氣，要的是人情面子。現在事情弄成僵局，飛豹子心中未嘗不怕國法王章，只是沒有台階收場。你老一到，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太好了。」彈指翁也道：「既然袁俞都是你的當年師兄，你倒很可以給他們轉圜轉圜。」

第

多臂石振英把身子欠了欠，皺眉說道：「教我轉圜麼？我倒好大的面子。師叔，你老不知道：假如這飛豹子真是我當年的那位袁振武師兄，他的爲人強悍剛愎，我素日就跟他不和；我和他的過節兒，恐怕比俞劍平還大。教我轉圜，弄不好，連我還饒上呢。」

二

梁公道道：「那也不見得。石老兄，你不會到了淮安，看風使舵麼？況且華老前輩已經應邀前往，石老哥你正可以陪着他老人家去一趟。你們師徒三輩全去了，一定可以把飛豹子鎮住。」

集

陳元照在旁忍不住慫恿道：「伯父，我們就去看看熱鬧，豈不很好！黃師兄又沒在鎮江，我們去也是撲空。」彈指翁道：「是啊。怎麼樣，振英？」多臂石振英反覆尋思道：「去就去，我就陪師叔走一趟。可有一樣，那袁振武師兄固然和我有隙；那俞劍平俞師兄也和我隔別得很久，見了面，說不定還許不認得我。我可以陪同你老去，只不過

你老千萬不要把我亮出來。咱們到那里，看情形再說話；省得教我兩邊挨擠，落得個沒面子。」

彈指翁點頭笑道：「就是這樣，不把你亮出來，你可怎麼出頭了事呢？你做事也太把穩了。」彈指翁和石振英名分上是師門叔姪，論年紀差不了許多；彈指翁只比振英大五六歲，都是老頭兒了，所以面子上很客氣，事事不能勉強。當下商定，彈指翁父女，和石振英叔姪，即時離開魯港，應梁公直父子之邀，先到蕪湖；其餘的人也都回去；只有華門二弟子段鵬年，獨留在談家護宅。談大娘的傷已經彈指翁給治好；見峨帽派已經退淨，一連十幾天沒有動靜了，他娘家的兩個兄弟倪元福，倪元祿又已趕到，足可倚以護宅，便放了心。送行時，便向彈指翁道勞，又委婉說出：「段二哥事情若是忙，就不必在這裏多耽誤了。」彈指翁搖頭道：「多加一份小心好。」談維銘是個書生，爲人很精細，忙向寡嫂說：「還是請段二哥多住幾天。你想他們吃了虧，他們又是江湖匪類，那能好好的走了？」

段鵬年搖頭道：「不過我這次隨家師出門，也是有一點事情的。」面向彈指翁道：「老師，你老自己上如皋去，行麼？」彈指翁笑視女兒華吟虹道：「行，這回又不打算準怎樣；我不過是想跟褚家那個孩子，先見見面，看看他的品貌爲人罷了。沒有你去，

也是一樣。」搏沙女俠聽了這話，把頭低下來。石振英叔姪覺着奇怪，談大娘却向華吟虹微微一笑。石振英便問道：「那個褚家的孩子？」彈指翁道：「就是褚萬鵬的孫子褚紹麟。」梁公直道：「華老前輩和褚萬鵬也認識麼？」彈指翁道：「不很認識，止於慕名罷了。」梁公直道：「既然不認識，你老找他祖孫二人做甚麼？那褚紹麟還是個小孩子哩，今年不過二十幾歲。」彈指翁笑道：「有一點閒事。聽說這孩子功夫練得不錯，長的貌相也很漂亮；梁兄可見過他麼？」說着又向搏沙女俠看了一眼，女俠越發低下頭，不能仰視。石振英有點省悟，道：「哦！」這回說話可不敢冒失了；不想陳元照側居末座，首先嗤的笑出聲來。搏沙女俠登時滿面通紅，惡狠狠把陳元照瞪了一眼。

時當清晨，談家僕人四出覓轎。不一時轎都叫齊，彈指翁首先站起身來道：「好罷，我們先到蕪湖。」衆人陸續告辭，談維銘直送到巷外。數乘小轎一直的抬往江岸碼頭，然後上船。段鵬年獨留在魯港，帶著許多解救毒瘥藜的解藥談家仍然小心戒備著，入夜有人巡風。

（卷二完）

一九四九年九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獅林三鳥(二)

全書一冊實價人民幣

著者 白羽

發行人 張瑛

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100弄203號

總店 上海福州路
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

特約經銷處 南京教敷營大陸書局

◎外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◎

忠 告

